五禮通考

□仁12
1062
62

六十二

門口 12
號 1062
卷 62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
李子金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宸
參校

嘉禮五十二

巡狩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賜爵一級治馳道（應邵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遂上泰山立石禪梁父刻所立石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琅琊臺立石頌德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自南郡由武

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登之罘刻石之瑯琊道上
黨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巡北邊從上
郡入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
疑山浮江下觀籍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
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
而立石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琊自
琅琊北至榮成山至之罘並海西至平原津
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
所立刻石遂至遼東而還

右秦

漢書高祖本紀高祖二年冬十月如陝鎮撫關外父老
文帝本紀三年夏五月上幸甘泉自甘泉之高奴因幸
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
陽中都民三歲租留游太原十餘日秋七月上自太原
至長安　十年冬行幸甘泉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
代春正月上自代還　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
景帝本紀景帝中六年冬十月行幸雍
武帝本紀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行幸雍　六年夏六
月行幸雍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　十一月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五
行自夏陽東幸汾陰
年冬十月行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
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
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
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

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匈奴還祀黃帝於橋山廼歸甘泉春正月行幸緱氏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行所巡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通甴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詔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琊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夏四月詔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禮高里東臨勃海望祀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三月行幸河東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　三年春三月行幸泰山還幸北地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　三年春正月行幸回中

太始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

宮享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琊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十二月行幸雍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鉅定還幸泰山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遂幸安定

宣帝本紀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三月行幸河東

元帝本紀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

成帝本紀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三月行幸河東

蕙田案王莽傳載天鳳元年莽巡狩事今削不録

右漢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三年冬十月壬申幸春陵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十一月乙未至自春陵　四年夏四月丁巳幸鄴已巳進幸盧奴六月辛亥車駕還宮七月丁亥幸譙八月戊午進幸壽春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十一月丙申幸宛十二月丙寅進幸黎邱　九年夏六月丙戌幸緱氏登轘轅　十七年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五月乙卯車駕還宮　十八年春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長安　十九年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

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冬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三十年春二月東巡狩甲子幸魯進幸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秋七月丁酉幸魯國復濟陽縣是年徭役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魯

中元元年春正月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於東岳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改年爲中元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五月乙丑至

自長安

明帝本紀永平二年冬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長安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十一月進幸河東所過賜二千石令長以下至於掾史各有差癸卯車駕還宮　五年冬十月行幸魯會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南王延琅邪王京東海王政十二月還幸陽城壬午車駕還宮

十年夏閏四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冬十月徵淮陽王延會平輿徵沛王輔會睢陽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三年夏四月辛巳行幸滎陽巡幸河渠乙酉詔曰今五土之宜及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

其利因遂渡河登太行進幸上黨壬寅車駕還宮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徵沛王輔會睢陽進幸彭城癸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徵琅邪王京會良城徵東平王蒼會陽都又徵廣陵侯及其三弟會魯還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途幸大梁至定陶夏四月庚子車駕還宮

章帝本紀建初七年秋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淇園已酉進幸鄴勞享魏郡守令以下至于三老門闕走卒賜錢各有差勞賜常山趙國吏人復元氏租賦三歲辛卯車駕還宮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得銅器形似酒罇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爲來哉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于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駕還宮　八年冬十二月甲午東巡狩幸陳留梁國淮陽潁陽戊申車駕還宮

元和元年秋八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九月辛丑幸章陵祠舊宅園廟見宗室故人賞賜各有差冬十月己未進幸江陵還幸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丙辰東巡狩乙丑帝

耕于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辛未幸太山進幸奉高癸酉大會內外羣臣丙子詔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稾戊寅進幸濟南三月己丑進幸魯壬辰進幸東平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車駕還宮

張酺傳顯宗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于御前遂令入授皇太子及肅宗即位數月出爲東郡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椽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章帝本紀元和三年春正月丙申北巡狩濟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陽王暢任城王尚沛王定皆從辛丑帝耕于懷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歸徃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徃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宏業望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隼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

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出長城癸酉還幸元氏三月丙子詔復元氏七年徭役己卯進幸趙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八月乙丑幸安邑觀鹽池九月至自安邑

章和元年秋八月癸酉南巡狩甲申徵任城王尚會睢陽戊子幸梁乙未幸沛徵會東海王政九月庚子幸彭城東海王政沛王定任城王尚皆從辛亥幸壽春己未幸汝陰冬十月丙子車駕還宮

和帝本紀永元三年冬十月癸未行幸長安　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巡狩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並從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癸丑會宗室于舊廬勞賜作樂戊午進幸雲夢臨漢水而還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宮賜從臣及留者公卿以下錢布各有差

張禹傳永元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

十六年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呎山賜百官從臣布各有差

安帝本紀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泰山齊王無忌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癸巳勞賜郡縣作樂三月戊辰還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冬十月行幸長安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吏于長安作樂閏月乙未歷觀上林昆明池十一月乙丑至自長安　四年春二月甲辰南巡狩

順帝本紀永和二年冬十月甲申行幸長安所過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賜粟人五斛庚子幸未央宮會三輔郡守都尉及官屬勞賜作樂十二月乙亥至自長安

桓帝本紀延熹二年冬十月壬申行幸長安乙酉幸未央宮十二月巳巳至自長安賜長安民粟人十斛行所過縣三斛　七年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賜守令以下各有差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十二月辛丑車駕還宮

靈帝本紀光和五年冬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闕遂巡狩于廣成苑

右後漢

三國魏志文帝本紀黃初二年冬十二月行東巡三年春正月庚午行幸許昌宮三月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癸亥行還許昌宮冬十一月辛丑幸宛　四年春正月築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秋八月辛未東巡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

晉書禮志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

五年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以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行還許昌宮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

卒千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二月行自譙過梁

明帝本紀太和四年八月辛巳行東巡乙未幸許昌宮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

晉書禮志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右魏

晉書武帝本紀泰始四年六月甲申朔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

通志晉初新禮巡狩方岳柴望告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孚虞以覲禮諸侯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旗宜定新禮建旗如舊詔可然終晉代不行其禮武帝泰始四年詔使使持節侍中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其萬民之害爲一書禮俗政事教理刑禁逆順爲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爲一書札喪荒凶厄貧爲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

蕙田案此後世遣使代巡之始

右晉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四年二月東巡狩至于丹徒三月享會父老舊勳于行宮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戰亡之家及單孤並隨宜隱卹　二十六年二月東巡幸至

京城會舊京故老萬餘人享勞賚發赦蠲徭役
孝武帝本紀大明七年春二月甲寅車駕巡南豫
二州丁巳車駕校獵于歷陽之烏江己未車駕登烏江
縣六合山壬寅詔曰朕受天慶命十一年於茲矣憑七
廟之靈獲上帝之力禮橫四海威震八荒方巡三湘而
奠衡岳次九河而檢云岱今恢覽功成省風畿表觀民
六合蒐校長洲騰沙飛礫平岳盪海轟晉合序鐃鉦協
節獻嘗如禮饁獸傾郊敬舉王公之觴廣納士民之壽
八風循通卿雲叢聚盡天罄瑞率宇竭歡思散大極之
泉以福無方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無出今歲租布
其通租餘債勿復收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剌守
邑宰及民夫從蒐者普加洽賚又詔曰朕弱年操製出
牧司雍承政宣風荐歷年紀國步中阢治戎江甸難夷

情義實繫于懷今或練蒐訓旅涉茲境閭故邑耆舊在
日罕存年世未遠殲亡大半撫迹惟事傾慨兼著太宗
燕故晉陽洽恩世祖流仁濟畿暢澤永言往猷思廣前
賚可蠲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巡慰問民疾苦鰥寡孤
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賜粟帛高年加以羊酒凡一介
之善隨才銓貫前國名臣及府州佐吏量所沾錫人身
已往施及子孫壬申車駕還宮秋九月戊子詔曰昔周
王驥迹實窮四溟漢帝鸞軫夙徧五岳是皆所以上對
幽靈下理民土自天昌替馭臨宮創圖禮代天鑒世賀
興毀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璇璣得序五星順命而戎車
歲動陳詩義闕朕聿含五光奄一天下思盡寶戒之規
以塞謀危之路當沿時省方觀察風俗外詳考舊典以
副側席之懷冬十月戊申車駕巡南豫州詔曰朕巡幸

所經先見百年者及孤寡老疾並賜粟帛獄繫刑罪並
親聽訟其士庶或怨讐危滯受抑吏司或隱約潔立負
擯州里皆聽進朕前面自陳訴若忠信孝義力田殖穀
一介之能一藝之美悉加旌賞雖秋澤頻降而夏旱嬰
弊可即開行倉並加賑賜癸丑行幸江寧縣訊獄囚丙
寅詔曰賞慶刑威奄國彝軌黜幽升明闢寓恒憲故採
言聆風式觀侈質貶爵加地于是乎在今類帝宜社親
巡江甸因覲嶽守躬求民瘼思宏明試之典以申考績
之義行幸所經涖民之職功宣于聽即加甄賞若廢務
亂民隨罄議罰主者詳察以聞已巳車駕校獵于姑熟
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經詳減今
咸田租乙酉上于行所訊漂陽永世丹陽縣囚癸巳車
駕習水軍於梁山有白爵二集華蓋有司奏改大明七

年爲神爵元年詔不許乙未原放行獄徒繫東諸郡大
獄壬寅遣使開倉貸卹聽受雜物當租十二月丙午行
幸歷陽甲寅大赦天下南豫州別署勅繫長徒一切原
散其兵期考襲謫戍悉停歷陽郡女子百戶牛酒高年
孤疾賜帛十匹蠲郡租十年癸亥車駕至自歷陽

魏書昭成帝本紀建國十二年西巡至河而還　十九
年二月帝西巡因而臨河使人招喻閼頭從命　二十
二年春帝東巡至于桑乾川夏四月還雲中　二十五
年帝南巡至君子津冬十月行幸代
道武帝本紀登國二年冬十月癸卯幸濡源十一月遂
幸赤城十二月巡松漠還幸牛川　三年春二月帝東
巡夏四月幸東赤城六月渡弱落水班賞將士各有差
秋七月帝還赤城　七年秋八月行幸漠南仍築巡臺

八年春正月帝南巡二月幸毅羊原赴白樓夏六月車駕北巡秋七月臨幸新壇庚寅宴羣臣仍講武九月還幸河南宮　九年春三月帝北巡夏五月田于河東秋七月還幸河南宮

天興元年春正月庚子車駕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趙郡之高邑遂幸于鄴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詔郡縣賑恤之帝至鄴巡登臺榭遍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乃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爲尚書與左丞賈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鎮鄴車駕自鄴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大軍所經州郡復貲租一年除山東民租賦之半辛酉車駕發自中山至于望都登山次于恒山之陽二月車駕自中山幸繁峙宮　三年夏五月已巳車駕東巡遂幸涿鹿西幸馬邑觀灤源秋七月壬子車駕還宮　六年秋七月戊子車駕北巡築離宮于豺山縱士校獵東北踰嶺出參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灤南面夏屋山背黃瓜堆將建新邑辛未車駕還宮

天賜三年春正月甲申車駕北巡幸豺山宮二月乙亥幸代園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申幸馬城甲戌車駕還宮秋八月甲辰行幸豺山宮遂至青牛山丙申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鹽池壬午至漠中觀天鹽池渡漠北之牡鹽池癸巳南還長川丙申臨觀長陂冬十月庚申車駕還宮　四年夏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輜重數百乘殺數百人遂東北踰石漠至長川幸濡源西幸參合陂築北宮垣三旬而罷乃還宮

明元帝本紀 永興四年秋九月巳巳朔東巡巳卯大獵于石會山戊子臨去畿陂觀漁庚寅至于濡源西巡幸壯部諸落賜以繒帛八月庚戌車駕還宮壬子幸西宮臨板殿大享羣臣將吏以田獵所獲賜之冬十有二月丁巳車駕北巡至長城而還 五年夏四月乙卯車駕西巡五月乙亥行幸雲中舊宮之大室六月西幸五原校獵于骨羅山獲獸十萬秋七月巳巳還幸薄山帝登觀太祖遊幸刻石頌德之處乃于其[illegible]起石壇而薦享焉賜從者大酺于山下丙戌車駕自大室西南巡諸部落賜其渠帥繒帛有差遂南次定襄大落城東踰七嶺山田于善無川八月癸卯車駕北巡五月丁亥次于參合神瑞二年夏四月巳卯車駕北巡五月丁亥次于參合東幸大甯丁未田于四岬山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觀漁

辛酉次于濡源築立蜂臺射白熊于頹牛山獲之丁卯幸赤城親見長老問民疾苦復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問百年訪賢俊復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温泉至廣甯登歷山秋七月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泰常元年夏六月丁巳車駕北巡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獵于牛川登釜山臨敖繁水而南觀于九十九泉戊戌車駕還宮 二年夏五月庚申田于西山癸亥車駕還宮 四年夏四月辛巳南巡幸雁門賜所過無出今年租賦五月庚寅朔觀漁于灤水已亥車駕還宮復所過一年田租冬十有二月癸亥西巡申車駕還宮所過復一年田租冬十有二月癸亥西巡至雲中踰白道北獵野馬于辱孤山至于黄河從君子

津西渡大狩于薛林山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自雲中
西行幸屋賨城賜從者大酺三日蕃渠帥繒帛各有差
二月丙戌車駕還宮賜從者布帛各有差秋七月乙巳
幸灆南宮遂如廣甯辛酉幸橋山因東幸幽州見耆年
問其所苦賜爵號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觀風俗冬十月
甲戌車駕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壬辰車駕南巡出自
天門闕踰恒嶺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從者五萬餘
人　八年春正月丙辰行幸鄴存恤民俗三月乙巳帝
田于鄴南韓陵山幸汲郡至于枋頭乙卯濟自靈昌津
幸陳留東郡乙丑濟河而北西之河內造浮橋于冶坂
津夏四月丁卯幸成皐城觀虎牢遂至洛陽觀石經閶
月已未還幸河內北登太行幸高都辛酉還至晉陽班
賜從官王公以下逮于廝賤無不霑給五月丙寅還次

雁門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車駕至
自北巡六月丙辰北巡至于參合陂遊于蟠羊山秋七
月幸三會屋侯泉詔皇太子率百官以從八月幸馬邑
觀于灆源九月乙亥車駕還宮

太武帝本紀　始光元年夏四月甲辰東巡幸大甯
神䴥元年夏四月壬子西巡戊午田于河西六月甲寅
行幸長川秋七月車駕還宮八月東幸廣甯臨觀溫泉
九月甲辰北巡壬子田于牛川　二
年冬十有一月西巡狩田于河西至祚山而還

文成帝本紀　太安三年冬十月將東巡詔太宰常英起
行宮于遼西黃山　四年春正月乙卯行幸廣甯溫泉
宮遂東巡平州庚午至于遼西黃山宮游宴數日親對
高年勞問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享羣臣

于山下班賞進爵各有差改碣石山爲樂游山築壇記行于海濱戊寅南幸信都畋遊于廣川三月丁未觀馬射于中山所過郡國賜復一年丙辰車駕還宮冬十月甲戌北巡至陰山有故塚毀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墳壟者斬之辛卯車駕次于車輪山累石記行

禮志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幸遼西遂緣海西南幸冀州壯至中山

孝文帝本紀延興二年閏六月戊午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寅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講武當親問風俗九月辛巳車駕還宮　三年冬十有一月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于懷州所過問民疾苦賜高年孝悌力田布帛

太和五年春正月己卯車駕南巡丁亥至中山親見高年問民疾苦二月辛卯朔大赦天下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有差免宮人年老者還其所親丁酉車駕幸信都存問如中山癸卯還中山己酉講于唐水之陽庚戌車駕還都三月辛酉朔車駕幸肆州癸亥講武于雲水之陽所經考察守宰加以黜陟已巳車駕還宮　十五年秋七月乙酉車駕巡省京邑聽訟而還

十六年春二月壬辰巡省京邑聽理冤訟三月丁卯巡省京邑　十七年八月壬寅車駕至肆州民年七十以上賜爵一級路見耽跛者停駕親問賜衣食終身戊申幸并州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九月庚午幸洛陽　十有八年春正月癸亥車駕南巡詔相州豫三州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

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粟五石帛二匹孝悌廉義文武應
求者皆以名聞乙亥幸洛陽西宮二月己丑行幸河陰
壬寅車駕北巡閏月癸亥次句注陘南皇太子朝于蒲
池壬申至平城宮秋七月壬辰車駕北巡辛丑幸朔州
八月癸卯皇太子朝于行宮甲辰行幸陰山觀雲川丁
未幸閱武臺臨觀講武癸丑幸懷朔鎮己未幸武川鎮
辛酉幸撫冥鎮甲子幸柔玄鎮乙丑南還所過皆親見
高年問民疾苦貧窘孤老賜以粟帛丙寅詔六鎮及禦
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無子孫兄弟終身給其廩粟七
十以上家貧者各賜粟十斛又詔諸北城人年滿七十
以上及廢疾之徒校其元犯以準新律事當從坐者聽
一身還鄉又令一子扶養終命之後乃遣歸邊自餘之
處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聽還戊辰車駕次旋鴻池

辛未還平城宮冬十月辛亥車駕發平城宮壬戌次于
中山之唐湖乙丑分遣侍臣巡問民所疾苦已巳幸信
都十有一月辛未朔詔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縣
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
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孝義廉貞
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丁丑車駕幸鄴己丑車駕至洛
陽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乙巳車駕北巡二月壬戌次
于太原親見高年問所不便乙丑詔并州士人年六十
以上假以郡守癸酉車駕至平城癸未行幸雲中乙未
車駕南巡已酉次離石詔汾州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
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
一級丙辰車駕次平陽夏四月庚申幸龍門癸亥行幸
蒲坂辛未行幸長安乙亥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丙子遣

侍臣分省縣邑賑賜穀帛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宮遂幸昆明池己丑車駕東旋汎渭入河庚寅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令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賜爵三級其營船之夫賜爵一級孤寡鰥貧窮痾廢疾各賜帛二匹穀五斛其孝友德義文學才幹悉仰貢舉六月庚申車駕至長安

孝莊帝本紀永安二年夏五月甲戌車駕北巡乙亥幸河內戊寅詔上黨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三品郡八十以上四品郡七十以上五品郡秋七月庚午車駕入居華林園昇大夏門大赦天下

出帝本紀永熙二年冬十有二月丁巳車駕狩于嵩陽己巳遂幸溫湯丁丑車駕還宮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三年夏六月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干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二月壬子帝還宮戊午帝如晉陽　四年九月壬午帝北巡冀定幽安　五年冬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九年夏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

北周書明帝本紀二年九月丁未幸同州過故邑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舉杯延故老令聞歌大風冬十月辛酉還宮

武帝本紀保定二年秋七月戊辰行幸原州丁丑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錢帛又賜高年板職各有差九月甲子

自原州登隴山丙戌幸同州冬十二月辛卯至自同州
天和元年冬十一月丙戌行幸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
申還宮
建德六年夏六月甲子帝東巡秋七月丙戌行幸洛州
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
四人赴行在所共論治政得失冬十月戊申行幸鄴宮
十二月庚申行幸并州宮
宣政元年春正月壬午行幸鄴宮辛卯行幸懷州癸巳
幸洛州二月丁巳帝至自東巡
宣帝本紀大象元年春正月甲辰東巡狩戊午行幸洛
陽二月乙亥行幸鄴三月庚申至自東巡
右南北朝
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元年三月詔曰聽採輿訟謀及庶

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八月
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 二年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
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
大赦 三年三月辛亥車駕還京師四月景申車駕北
巡狩六月戊子次榆林郡丁酉敕民可汗來朝八月壬
午車駕發榆林癸巳入樓煩關壬寅次太原九月己未
次濟源己巳至東都 四年三月車駕幸五原因出塞
巡長城八月親祭恒岳河北道郡守畢集 五年三月
車駕西巡河右四月癸亥出臨津關渡黃河五月庚辰
入長寧谷壬午度星嶺六月癸卯經大斗拔谷景午次
張掖戊午大赦天下行經之所給復二年九月癸未車
駕入長安十一月景子車駕幸東都 六年三月癸亥
幸江都宮 七年二月上自江都御龍舟入永濟渠遂

幸于涿郡　八年三月車駕度遼九月上至東都　九年四月車駕度遼九月上至東都　十年三月行幸涿郡四月車駕次上谷　十年三月行幸涿郡四月車駕次北平七月車駕次懷遠鎮丁卯上至東都已丑還京師十二月壬申上如東都　十一年五月幸太原避暑汾陽宮八月巡北塞十月上至東都　十二年七月幸江都宮

右隋

唐書禮樂志天子將巡狩告于其方之州曰皇帝以某月于某巡狩各修乃守考乃職事敢不敬戒國有常刑將發告于園丘前一日皇帝齋如郊祀告昊天上帝又告于太廟社稷具大駕鹵簿所過州縣刺史令候于境通事舍人承制問高年祭古帝王名臣烈士既至刺史以下明日乃肆覲將作于行宮爲壝三分壝間之二在南爲壇于北廣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設宮懸壇南御座壇上之北解劍席南陛之西文武官次門外東上　文官南面北上帝配帝位天子至執事皆齋一日明日望于嶽鎮海瀆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所司爲壇設祭官次于東壝門外道南北向設饌幔內壝東門外道北南向設宮懸登歌爲瘞埳祭官執事皆齋一日嶽鎮海瀆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尊在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設玉篚及洗設神座壇上北方獻官奠玉幣及爵于嶽神祝史助奠鎮海以下明日乃肆覲將作于行宮爲壝三分壝間之二在南爲壇于北廣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設宮懸壇南御座壇上之北解劍席南陛之西文武官次門外東上　文官南面北上文官九品位壇東南武官西南相向刺史令位壇南三分庭一蕃客位于西又設門外位建牙旗于壝外黃麾大仗屯門戟戟陳壝中吏部主客戶部贊引官客使就

門外位刺史令贊其土之實錦綺繒布葛越皆五兩爲束錦以黃帊常貢之物皆簏其屬執列令後文武九品先入就位皇帝乘輿入北墉門由北陛升壇即坐南向刺史蕃客皆入墉門至位再拜奠贄興執贄侍中降于刺史東北皆拜宣已又拜蕃客以舍人稱制如之戶部導貢物入刺史前龜首之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之美物重行陳執者退就東西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導刺史一人解劍脫舄執贄升前北向跪奏官封臣姓名等敢獻壤奠遂奠贄舍人跪舉以東授所司刺史劍舄復位初刺史升奠贄在庭者以次奠于位前皆再拜戶部尚書壇間北向跪請以貢物付所司侍中承制曰可所司受贄出東門中書侍郎以州鎮表方一案俟于西門外給事中以瑞案俟于東門外乃就侍臣位初刺史將入乃各引案分進東西陛下刺史將升中書令黃門侍郎降立既升乃取表升尚書既請受贄中書令乃前跪讀黃門侍郎給事中進跪奏瑞侍郎給事中導案退文武刺史國客皆再拜北向位者出就門外位皇帝降北陛以入東西位者出設會如正至刺史蕃客入門皆奏樂如上公會之明日考制度太常卿採詩陳之以觀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典禮者考時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爲不恭宗廟有不慎爲不孝皆黜爵革制度衣服者爲叛有討有功德于百姓者爵賞之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三年春正月辛巳幸蒲州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四年秋九月己卯如隴州壬午禁

匈牧于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者十月壬辰赦岐隴二

州免今歲租賦降咸陽始平武功死罪以下乙卯免武
功今歲租賦十一月甲子至自隴州　十一年春二月
甲子如洛陽宮乙丑給民百歲以上侍五人三月癸卯
降洛州囚見徒免一歲租調九月丁亥河溢壞陝州河
北縣毀河陽中潭幸白司馬坂觀之賜頻河遭水家粟
帛十一月辛卯如懷州丙午如洛陽宮　十二年二月
癸亥如河北縣觀底柱乙丑如陝州丁卯觀鹽池庚午
如蒲州甲戌如長春宮免朝邑今歲租賦降囚罪丙戌
至自長春宮
冊府元龜 貞觀十五年正月如洛陽次溫泉衛士崔卿
刁文懿憚于行役冀鑾輿驚擾而停遂夜射行宮矢及
寢院者五皆以大逆論已丑詔從行士卒家貧親老並
放還二月癸丑宴從官及山東宗姓洛陽年高于貞觀
殿三月戊辰如襄城宮庚午罷襄城宮分賜百姓十月
壬辰幸嵩陽辛丑還宮十一月壬申還京十二月戊子
至自洛陽　十八年二月己酉幸零口村落偪側問其
受田丁三十畝遂夜分而寢憂其不給詔府州録尤少
田者並給復移之于寬鄉乙卯還宮十一月壬申至洛
陽宮壬午宴父老百九十人于儀鑾殿班賜有差
唐書太宗本紀 貞觀二十年八月如靈州庚辰次涇州
賜高年鰥寡粟帛丙戌踰隴山闕次秃亭觀牧馬九月
辛卯遣使巡察嶺南十月丙戌至自靈州
高宗本紀 永徽五年三月戊午如萬年宮乙丑次鳳泉
湯辛未赦岐州及所過徒罪以下八月己未詔免麟游
岐陽今歲課役岐州及供頓縣半歲九月丁酉至自萬
年宮

顯慶二年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二月癸亥降洛州囚罪徒以下原之免民一歲租調賜百歲以上氪衾粟帛十一月戊戌如許州甲辰遣使慮所過州縣囚乙巳赦鄭州免一歲租賦賜八十以上粟帛其嘗事高祖任佐史者以名聞十二月乙卯如洛陽宮丁卯以洛陽宮爲東都　四年閏十月戊寅如東都辛巳詔所過供頓免今歲租賦之半賜民八十以上氪衾粟帛　五年正月甲子如并州己巳次長平賜父老布帛二月丙戌赦并州及所過州縣義旗初嘗任五品以上葬并者祭之加佐命功臣食別封者子孫二階大將軍府僚佐存者一階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賜酺三日三月丙午皇后宴親族于朝堂會命婦于內殿賜從官五品以上并州長史司馬勲一轉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君賜氪衾布帛四月癸巳如東都

舊唐書高宗本紀龍朔元年三月壬戌幸合璧宮七月癸卯車駕還東都八月丙戌令諸州舉孝行尤著及累葉義居可以勵風俗者九月甲辰以河南縣大女張年百三歲親幸其第天宮寺是高祖潛龍時舊宅上周歷殿宇感愴久之度僧二十人壬子勅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尚書省侍郎并親王三等以上並詣沛王宅設宴禮奏九部樂禮畢賜帛雜綵等各有差十月丁卯狩于陸渾癸酉還宮

冊府元龜咸亨元年九月丁丑京師久旱詔來年正月幸東都在路供頓所須並令司稼自供不得令州縣差科所經道路修理開拓水可涉渡不煩造橋築宮又擬置御營之驛並不敢擅加修補在路不得妄有進獻

唐書高宗本紀咸亨二年正月乙巳如東都二月辛未遣使存問諸州十一月庚戌如許州遣使存問所過老疾鰥寡慮囚十二月癸酉獵于昆陽丙戌如東都

儀鳳元年二月丁亥如汝州溫湯遣使慮囚汝州輕繫三月甲辰如東都免汝州今歲半租賜民八十以上帛四月戊申至自東都

冊府元龜儀鳳三年五月壬戌發京師辛丑九成宮丙戌至九成宮是日山中霖雨大寒從行兵士有凍死者各賜絹三匹給棺櫬官爲埋殯又九月丁巳車駕發九成宮辛酉至京師十月詔曰咸京天府地隘人繁百役所萃雖獲登秋之積猶虧游歲之資眷言于此歸五方胥萃雖獲登秋之積猶虧游歲之資眷言于此思蠲徭賦夫以交風與壤測景神州職貢所均水陸輻輳今茲豐熟特倍常時事貴從宜實惟權道即以來年

正月幸東都關內百姓宜免一年庸調及租并地子稅草其當道諸縣特免二年且停

永淳元年四月丙寅如東都

舊唐書高宗本紀永淳元年四月丙寅幸東都上以穀貴減扈從兵士庶從者多浮陪于路戊寅次澠池之紫宮乙酉至東都

唐書高宗本紀弘道元年正月甲午幸奉天宮四月己未如東都

冊府元龜先天元年十一月睿宗命帝巡邊誥曰先王省方所以觀風設教聖人順動所以刑清黜服故協時同律虞典之嘗道喬嶽翕河周詩之盛德自王風不競茲禮遂亡兩漢本朝有時于邁三國以降日不暇給我

皇家開元首出十代重光寰宇大寧車書無外文祖神
宗之德洽于人心考祥展義之規昭于國典皇帝天錫
英武神與聰明自陟元后實總朕師時政益明彝倫攸
敘而邊畔遐阻藩服悠曠式慰來蘇之懷實允卜征之
意加以頃年邊將授任或乖師旅以虧軍威不振今盛
德在水元冥御辰天道成于積陰王制崇于大閱皇帝
宜順時巡狩親幸邊陲掌圖修考事之儀典樂具陳詩
之禮西泊河塞東踰燕朔望秩名山肆覲羣后休農問
老誓師訓率其有牧州典郡功施于人杖節擁旄隱若
敵國者當崇進律之賞加以分麾之命若郡政不舉軍
令莫修聚斂苛細侵削戰士者宜明茲憲典肅以天誅
然後七萃騰裝三軍案節合符釜山之典覽軒帝之餘
風勒騎單于之臺踐漢王之故事使陰山罷侵大漠無
塵其供帳所資儲擬之費皆令有司支備不得煩人甲
午帝以北巡之故慎選良將乃以幽州防禦使幽州都
督宋璟爲左軍大總管和戎等軍大使并州長史薛訥
爲中軍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爲右軍大總管既而
竟不行　二年八月癸卯制曰咸雒京師建都惟舊乃
眷時邁卜御斯在自中宗入關于今八載省方之典久
而莫修遂使水漕陸輓方春不息勞人奪農率歲何望
關東嗟怨朕實閔焉思欲寧人而休轉運館穀而就救
庾加以暑雨作害災拂秦川歲星有福祥歸豫野朕情
深救弊身豈懷安博考靈心審聽輿語上奉天以爲孝
下利人以爲忠順時而動從衆之願宜以今年十一月
行幸東都凡厥有司各恭乃事至于從行兵馬供頓貯
積務在撙節勿使煩勞考使選人咸令都集東都宮殿

須理量加補葺不得煩人朕本爲人而行非擬勞人自奉所過州縣無費黎元亦不得輒有差科旁求進獻宣布還邇知朕意焉十月己亥幸新豐之温湯乙巳至自温湯

開元二年九月戊申幸新豐之温湯十一月甲申勅曰惟北新豐是出古之順豫義兼巡省頃者觀風數臨茲地以寬滯詢于故老閭里歡康田疇墾闢況冬降積雪春期有年且諺王遊果符時邁千乘萬騎咸給于主司而累月再來頗勤于除掃且下復蠲之令慰其望幸之心新豐縣百姓免一年雜差科縣官及温泉監官經兩度祇承者與一中上考

三年十月癸亥幸鄜縣之鳳泉湯甲戌制曰詩人賦田以備蒐狩之義王者順時式展畋遊之禮頃者築場神甸清道子來經上林之苑囿指扶風之數澤雖獵將提鼓虞人植旗仍憫沍寒之節不行肅殺之命豈惟虞舜之典咸秩山川所冀周文之風及于鳥獸縣是罷還士卒非重盤遊養彼吏人致有煩擾所謂行者幸也后來其蘇宜申恩惠用符古昔所經州縣供承頓官百姓并告營幕橋道等事宜令所司勘會奏聞其緣御路及頓場麥苗有損者亦令具實奏聞十一月己卯至鳳泉湯是月詔曰陳詩展義問俗觀風乃王者之所務也頃屬農事皆隙歲功有成近歷鄜鎬左連岐雍見江山秀麗溝塍綺錯長楊鄠杜之間竹林園果之富相望于道家給人足謂之時邁頗慰予懷思所以問耆老恤淹滯舉逸人旌賢士庶協巡遊之典以符行在之恩駕所過之縣見禁囚徒以下咸宜放免流以上罪犯具狀奏聽進止古者親問高年養存孤老

年九十以上并篤各賜物四段錦布各一匹　五年正月辛亥幸東都庚申勅曰行幸所經州宜令紫微令黃門平章事蘇頲訪察刺史上佐政術定作三等奏聞二月甲戌至東都　六年七月辛酉詔曰觀俗省方所以愛人治國崇尊廟貌所以事神享親欽若昔典此惟大義朕祇膺鴻業積稔咸泰去歲欲幸洛京已發成命旋屬重營太廟因將中止未即展軫効駕信弗可違終肆覲于東方當載馳于西土流晷不駐通喪永畢象居始成如在增慕朕之前志日夜匪遑故可以詩陳肅雍禮極禋祀況神明之隩時惟雍州稼穡有年莫若闕輔王假用吉后來其蘇實獲我心俾從人欲可以今年十月取北路幸長安所司準式務在節省無得勞費甲寅復詔曰兩京來去乃是尋常緣頓所須皆用官物至于百姓縱暫祇承處置有條不合辛苦其中侵擾莫非橫于或漁獵畜養以將進獻徒使役以狥聲名實由綱紀未樹教令不行去年從京向都嘗亦處分蒲州刺史程行諶同州刺史李朝隱陝州姜師度至其州界咸有進奉惜其能善政故乃屈法收情憶至于今豈能無怪冬中西幸不可踵前其有輒進送及餉遺從官并別有煩擾者必科以法御史明加糾察隨時奏聞九月辛卯以將作大匠韋湊爲東都留守十月甲寅還京十一月辛未至自東都　九年九月甲戌詔曰王者觀俗以賦政考祥以省方必將協于人和而奉若天命朕祇承鴻業用康黎庶思振德以惠物豈勞人以尊已頃年隅輔之地轉輸實煩重以河塞之役兵戎屢動千金有費九載未儲懷此勞軫以增旰昃且夫苟利于物可隨方而變通

將適于人故因時以巡幸卜洛萬方之輿維嵩五岳之中風雨之所交舟車之所會流通江汴之漕控引河洪之運利俗阜財于是在今欲省其費務以實闕中即彼敖庾少留河邑乘歲陽之吉展遊順之儀豈惟龜筮不違故亦詢謀是協修五禮問百年車輿動而不勞王帛會而胥悅所謂先天以宏道因人以爲利也宜以明年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年正月丁巳如東都二月丁丑次望春頓賜從官帛

冊府元龜開元十年正月丁巳幸東都二月戊寅至東都八月壬子制曰朕頃自鎬京省方于雒本以息轉輸之費即河瀍之故今屬宗廟改修禮崇昭事永言配享必在躬親又眷彼晉陽是稱重鎮將陳詩以問俗式安

邊而訓武雖來往祗供頗有煩役而國之大事不可云勞宜以明年正月三日發雒幸并州取便路還京應須支計所留準式緣頓祗承一事以上並用當處官物不許科斂百姓其遞運及從兵馬官寮等務從減省所在公私並不得輒有進獻違者所由州縣官及進獻人各量事貶罰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一年正月丁卯降東都囚罪杖以下原之已巳如并州降囚罪徒以下原之賜侍老物庚辰次潞州赦囚給復五年以故第爲飛龍宮辛卯次并州改并州爲北都癸巳赦太原府給復一年下戶三年元從家五年版授侍老八十以上上縣令婦人縣君九十以上上州長史婦人郡君百歲以上上州刺史婦人郡夫人二月壬子如汾陰賜文武官階勳爵帛三月

辛未至自汾陰免所過今歲稅赦京城
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庚午幸東都至華陰上製嶽廟文勒之于石立于祠南之道戊寅至自東都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三年十月辛酉如兗州庚午次濮州賜河南北五百里內父老帛十一月庚寅封于泰山辛丑禪于社首壬辰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致仕官一子官諸蕃酋長來會者一官免所過一歲兗州二歲租賜天下酺七日丁酉賜徐曹亳許仙豫六州父老帛十二月己巳如東都
冊府元龜開元十五年六月乙巳西京父老詣闕上表請幸帝手詔許之甲寅制曰朕粵自鎬鄷省方遷雒屬九服寧宴四時順成殊徵靡殷景福紛委遂荷靈睠登

于介邱先天成功允答休祜蓋敬天知命不敢以寧也我來于東歲亦數稔而西土耆老徯予多怨況關輔之地頃則有年宜叶卜征之祥式展時巡之義可以今年閏九月十日取北路幸長安所司准式緣頓支供一事以上並用當處官物不須科斂百姓其遞運及行從官寮等務從減省所在公私不得輒有進獻宣布遐邇知朕意焉八月己巳制曰朕君臨區宇子育黎元每懷勤恤不欲勞煩而鎬京之地陵寢所在自展義河雒已歷歲年所以式尊卜征有事時邁抑惟嘗典寧敢憚勞將欲西巡元取北路今同州有暴水浸于邑居載懷憂惕無忘鑒寐且從南路幸長安所司准式閏九月庚申發東都幸京師十月己卯至京師　十九年六月丁卯制曰三秦九雒咸曰帝京五載一巡時維邦典上庚多饒

衍之美仍勞于轉輸中壞均舟車之湊頗聞于廢積朕
所以相時度宜期于利物者也況河汴頻稔江淮屢登
二周馳望幸之誠三川勤徯予之請然猶未便順動且
念人勞期以來年方議時邁而頃京輔近甸膏澤未均
陝雒之交稼穡亦盛固不可俟于今日庶用協乎光天
豈肆心于宴安期順人而從幸兩京供帳宿有儲擬十
月滌場是因暇隙信可備法駕整勾陳清蹕嵷憧觀風
河雒宜以今年十月四日幸東都所司准式十月丙申
幸東都勅供頓州縣百姓所緣料及充木匠雜祇供人
等宜放今年地租自餘戶等免今年地稅半應定供頓
縣官各與一中上考庚辰至東都
唐開元禮皇帝巡狩告圜丘 告社廟及歸格禮並附

齋戒

將告前一日皇帝齋於太極殿如郊祀之儀凡應告之
官清齋于告所 告社齋于太社告廟齋于廟所近寺之官應從升者及羣官
客使等各於本司及公館各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
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 社則社門廟則廟門與太樂工人
俱清齋一宿

陳設

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
向 社則宮西門廟則東門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 社則守宮廟同社設文武侍次
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告官從駕
羣官次各於常所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
向 社無饌幔廟同社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壝南 社則于壇北廟于庭
設登歌及舉麾位於壇上 廟于殿上並如常儀 社自此則右校清掃內外為痤埳二于樂懸北如常
前一日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

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高四尺社無牆壇
壇之東南西向將告奉禮郎一人守之在位板西南五步所西向社設
廟同社奉禮設御位於
御位於北門之內當社壇南向廟於東階東南西向設
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設告官及從駕羣官板位於
內外如常儀郊社令廟太
廟令帥府史一人社二人及齋郎以樽坫
罍洗篚冪及玉幣之篚入設於位並如常儀廟酒樽位於堂
上前楹間各於
室外之左北向每室春夏雞彝一鳥彝一黃彝一皆樽二秋冬鶏彝一鳥彝一犧樽二皆如勺冪俱西上各有坫以置瓚執樽罍篚冪者
各位於樽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史令郊社
令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祫
座於座首廟太廟令整埽神幄又帥府史齋
郎以樽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告日未明十刻太官
令帥宰人以鑾刀烹牲於廚社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人烹牲
常未明四刻太史命郊社令各服其服
升設神座席位如常廟每室各一牘於廚牲用黑牛二齋郎以豆取牲血如
廟同
鑾駕出宮社廟同
皇帝服衮冕之服乘玉輅備大駕及嚴鼓時奏請發內

外器服皆如常儀
親告告社則薦玉帛及進熟
告廟則晨祼及饋食
其日未明三刻諸告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醖令各帥
其屬入實樽罍玉幣太廟實以汎齊此樽皆二其元酒各實于上樽禮
以象樽實亦如之明水實于上樽玉神之玉以蒼璧其幣以蒼社太罍實以醴齊配座
長大八尺晨祼雞彝鳥彝犧樽著樽玉兩卦有郎太祝各以幣置于篚幣隨牲色各
樽實以醴齊著樽之上實以明水鳥彝黃彝實以醽醁犧樽著
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簠簋入設于內壝東門
外饌幔內社於廚中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
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引就位廟又未明一刻贊引引太
廟令太祝宮闈令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蹟者承傳太廟令以
下皆再拜升東階入開埏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訖各就位駕
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以下及從告羣官客使先置
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領千牛將軍
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
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協律太樂令帥

工人各入就位凡升壇坐者皆脫履于下降納如常社降駕之大次郊社令以祝板進署如常儀謁者贊引各引從駕羣官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及諸太祝與執樽罍篚冪者入就位大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通事舍人各引告官及從告羣官客使次入就位升壇者脫履如常儀太廟令以祝板進置引從駕羣官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板奏外辦皇帝服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常社停大次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常社停大次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門外社社宮北門外廟廟門外殿中監進鎮圭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社無謁者引下至如常廟同社皇帝至板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退立於左告南北儀皇帝北面立通事舍人各引從告官及諸王介公鄰公諸方客使以次入就位立定社無通事舍人各引下至此廟同社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下辭贊者皆承傳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共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伏而取以興莫物則莫訖俛伏後興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鍾之均作文舞之舞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

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社奏順和之樂以函鍾之均樂八成廟奏永和之樂以黃鍾之均樂九成黃鍾三奏大呂太簇應鍾各再奏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皆再拜廟則晨祼太常匹興沃水侍中跪取盤與承水皇帝搢鎮珪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莫於篚黃門侍郎又取瓚於篚興進皇帝受瓚侍中酌鬱鬯水又侍中奉盤匜黃門侍郎受巾跪莫於篚黃門侍郎又授巾如初皇帝祼瓚訖侍中以下暨人從升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南北面立侍中奉盤匜皇帝洗瓚黃門侍郎又授巾如初皇帝祼瓚訖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圜鍾之均自後登歌皆歌圜鍾太常卿引初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爵祼地莫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槨彝所執槨者舉冪侍中取瓚于坫進皇帝受瓚侍中贊酌鬱酒訖太常卿引皇帝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以爵祼地莫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次祼太祖次祼世祖高祖大宗高宗中宗睿宗並如上儀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至版位西向立樂止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樽所廟無太祝取玉帛至樽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壇升自南陛社升北陛以下

升降皆北階 近侍者從升如常儀皇帝升壇北向立社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社西向進皇帝受玉帛登歌作肅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社南向跪奠於天帝神座社太社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社南向再拜訖登歌止樂作社又太常卿引少退再拜訖登歌止皇帝侍中奉幣南面進皇帝進西向跪奠于后土氏座與太引皇帝詣大稷壇升奠玉幣于大稷氏升降如大社壇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作初羣官拜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司徒奉天帝之俎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階樂止饌升於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于神座前廟儀於此有饋食篇皇帝神座前遵豆籩羃徹之如式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社儀皇帝奠玉帛訖降還板位下有進熟篇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于西門外司徒奉太社之俎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后土后稷之饌入自左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后土

后稷之饌升自西陛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廟儀於此有饋食篇皇帝既升祼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于東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祖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雍和之樂作以無射之均自後接神皆奏無射饌至太陛諸太祝迎引於陛上樂止各設于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復位諸祝各還尊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止盥手洗爵侍中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每酌獻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罇彝所侍中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每酌獻皆作壽和之樂太進於室户外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制讀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祝入奠祝板於神座興出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罇彝所酌獻如初儀唯不盥洗訖太常卿引皇帝詣東序西向立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受巾跪奠於篚遂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罍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黃門侍郎又受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詣壇升自南陛社則升太社北陛樂止近侍者從升如常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社則西陛立於罇所齋郎

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天帝社云太社下放
此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社醴齊訖壽和之樂
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酒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跪
社南面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面立樂止太祝
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社西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社廟同訖興皇
帝再拜初讀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社皇帝拜
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尊所酌獻西向奠爵讀祝文如上儀訖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降酌獻如太社儀太常卿引皇
帝進天帝神座前北面立樂作太祝以爵酌福酒合置
一爵一太祝持爵以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
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廟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司徒自升東階立於前楹間北面諸祝
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侍中贊祭啐如常儀諸太
加於俎興以胙肉共置一俎上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
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廟祝帥齋郎減胙肉又以邊取黍稷飯肉共一邊先以飯授司徒司徒奉進授皇帝以授左右次受胙皇

帝再拜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
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
作皇帝降自南陛社降北陛太常卿引詣太稷行事如太社訖降陛廟降作階還版位西向立
樂止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徹者邊豆各一少移
者皆再拜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在位
衆官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社則就望瘞位
此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至望燎位社則望瘞下倣南向立樂
止於羣官將拜諸太祝各以篚進神座前取玉帛祝版
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興各自其陛降壇南行
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帛饌物置於柴上
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四人炬燎火半柴社則降壇南當瘞埳西行諸祝
以玉帛饌物置于埳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四人實土太常卿前奏禮畢廟無望燎儀太常卿引皇

帝出內壝門（社出宮門廟出廟門）殿中監前受鎮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從告官及從駕羣臣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以下以次出（社廟祝板燎於齋所）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鼓吹振作奏請還宮如常儀

皇帝巡狩

鑾駕出宮

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頒告於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駕將發告圜丘宗廟社稷皆如別儀皇帝出宮大備鹵簿皆如常儀前一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告羣官諸方使客皆於其所俱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與大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鄰公文武九品以上者西方北方蕃客等皆如常儀（圜丘之儀）

燔柴告至

將告將作先於太山下修圓壇四出陛（若先有封禪祀天壇即不須別築）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與設文武侍臣次陳饌位）設宮懸樂燎壇之制（一如圜丘之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行宮應告之官皆於告所清齋一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告羣官諸方使客皆於其所俱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與大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鄰公文武九品以上者西方北方蕃客等

位並如上辛圜丘儀（其褒聖侯等亦如之）設告官以下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並如常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牲於厨（蒼牲一騂牲一）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玉（天帝太罇二配帝著罇二俱實以泛齊其明水各實于上罇玉以蒼璧幣一丈八尺）太祝以玉帛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皆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衮冕乘輅發行宮奏請進發內外器服如常儀駕

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羣官東方刺史縣令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門外次迴輅南向（其降輅之大次謁者引告官及從告羣官入就位皇帝奠玉帛等儀並如圜丘）初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其奉饌奏樂之儀並如圜丘天帝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酌獻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圜丘其祝文臨時撰）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其酌獻配帝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圜丘）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其飲福受胙奏樂皇帝還版位之儀並如圜丘）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其衆官受胙皇帝望燎及太祝撤牲體玉幣皇帝還大次禮官二人次出等儀並如圜丘）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

鑾駕還行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位）皇帝改服通

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宮如常儀

望秩于山川

柴之明日望秩祀于岳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將祭所司先爲壇於祭所其神皆以尊卑爲敘重行南向前三日守宮設祭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爲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前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壇南設登歌於壇上皆如常儀右校掃除壇內外又爲瘞埳於壇北之壬地外壝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祭官各清齋於祭所諸衛令其屬埔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祭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俱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

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壇上在西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設望瘞位於瘞埳之東西向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酒罇之位岳鎮海瀆各山罍二山川林澤俱罍罇二各於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西上（其岳壇上加山罍二罍置于山罇東北向皆加勺冪）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如常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鑾刀割牲齋郎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入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北方南向席皆以莞設（山罍實以醍齊罍罇實以）

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入實罇罍及玉

壇 沈齊散罇及山罍皆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于上罇祭神之玉以兩珪有邸

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史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謁者贊引各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順和之樂凝賓之均自後壇下之樂皆奏姑洗樂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太祝取玉於篚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詣岳壇升自南陛北向太祝以玉幣東向授獻官受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函鍾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面跪奠於岳神之座俛伏興謁者引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初獻官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登歌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岳神座前籩豆簋簠之如式設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以出太祝還罇所其鎮海以下之饌皆祝史迎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相次而畢訖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訖洗爵謁者引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醍齊訖樂作謁者引詣岳神座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獻官少退北向立樂止初獻官進奠爵祝史各以爵酌奠鎮海以下還罇所太祝持板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訖興獻官再拜初讀祝文訖樂

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獻官拜訖樂止太祝酌罍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二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西向授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受爵復於坫獻官興再拜謁者引獻官降復位諸祝各徹豆如常訖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獻官不拜）順和之樂作奉禮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樂一成止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西向立於衆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幣齋郎以俎載毛血等各由其陛降壇詣瘞塊以物置於塊訖奉禮曰可瘞塊東西各四人實土半塊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贊引引執事以次出又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出贊引引工人以次出其祝板燔於齋所

肆覲東后

望秩之明日肆覲東后於告至之前刺史縣令皆先奉見如常將作先於行宮之南爲宮壝方三百步面一門爲壇於壝內三分壝二在南壇方九丈六尺高四尺四出陛（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如殿庭之儀前一日尚舍鋪御座於上近北南向又設解劍席於南陛之西南守宮於門外量設百官次文東武西以北爲上東方刺史縣令次於文官之南所司陳輦輅於壇南如常典儀設羣官板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東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爲上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西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東方刺史縣令於

壇南二分庭一在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爲上若有蕃客則位於刺史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爲上設典儀位於南陛之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爲上設東方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其日未明三刻諸衛各以其方器服量設牙旗於壝外四面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鈒戟陳於壝內如殿庭之儀羣官及刺史以下集各就次服其朝服蕃客集次各服其服侍中板奏請中嚴近仗陳於行宮門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行

宮門外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客戶部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刺史縣令俱執贄通事舍人引就門外位（贄各以其土所有錦綺繒布葛越之屬俱五兩爲一束而執之仍飾以黃帊）其餘當土常貢之物並盛以篚其屬執之列於縣令位後通事舍人引文武官一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板奏外辦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入自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即御座樂止腰輿退其羽儀華蓋仍侍於御側通事舍人引東方刺史以下入就位鴻臚引蕃客次入就位初刺史入壝門懸下舉麾舒和之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執贄者俱跪奠贄興在位者皆再拜訖跪取贄興（凡拜奠贄皆如之）侍

中前承制降詣刺史東北西面立稱有制（蕃客則舍人承古宣勅）刺史以下皆再拜宣制訖又再拜戶部引諸州貢物兩行各入於刺史位前東西陳之龜爲前列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羙物重行量陳於後訖執物者各退立於東西廂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引刺史爲首者一人執贄詣解劍席跪解劍脫舄執贄興舍人接引升壇詣御座前北面跪奏稱具官臣姓名等敢獻壤奠遂奠贄俛伏興又舍人跪舉以東授所司舍人引刺史降詣解劍席跪佩劍納舄興通事舍人引復北面位初爲首者奠贄通事舍人引在庭者以次奠贄於位前訖各俛伏興引退復位訖刺史以下俱再拜戶部尚書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所司受贄其執貢物各進執物所司引退俱出東門初刺史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方別爲一案俟於西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東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刺史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詣東階下西面立刺史將升奠中書令黃門侍郎俱降立於階下刺史執贄升階中書令黃門侍郎各執所奏之文以次升初戶部尚書奏退復位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訖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各還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文武羣官刺史以下及諸國客俱再拜訖通事舍人以次引壯面位者出就門外位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撞蕤賓之鍾左右鍾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乘

興降自北陛警蹕侍衛如來儀入行宮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設會如正會之儀

考制度

朝覲之明日左右丞相以考制度事奏聞命太常卿採詩陳之以觀百姓之風俗命市納賈以觀百姓之所好惡命典禮者考時月定日同律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不敬者則長官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長官有討有功德于百姓者加爵賞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宗禰用特如別禮若告封禪如別儀

蕙田案開元禮諸儀皆仿虞書舜典禮記王制最爲雅正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一年十月壬午如潞州丙戌中書門下慮巡幸所過因辛卯赦潞州給三年賜高年粟帛十一月辛丑如北都癸丑赦北都給復三年庚申如汾陰大赦免供頓州今歲稅賜文武官階勳爵諸州侍老帛武德以來功臣後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民酺三日十二月辛未至自汾陰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正月敕以前議西幸屬歲不登闕輔之間且欲無擾今稼漸熟漕運復多而陵寢又違蒸嘗永感農隙順動得非其時前取今年十月幸西京者以其月三日發東都取南路應緣頓所務要崇節減所司明爲條例勿有煩勞十月戊申發東都幸京師甲子至陝州丁亥至京師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十九

淮陰吳玉墀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八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榮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五十三

巡狩

宋史禮志巡幸之制唐開元禮有告至肆覲考制度之儀開寶通禮因之太祖幸西京所過賜夏秋田租之半真宗朝諸陵乃舉大禮途中皆服折上巾窄袍出京過京城服鞾袍具鑾駕羣臣公服繫鞾供奉班及內朝官前導凡從官並日赴行宮合班起居晚朝視事羣臣不赴中頓侍食百官就宿頓迎駕訖先發或道途隘遠則免迎駕將進發近臣諸軍賜裝錢出京留司馬步諸軍夾道左至新城門外奉辭留守辭于門內百官父老辭

于苑前召留守等賜飲苑中州縣長吏留司官待于境所過賜巡警兵守津梁行郵治道卒時服錢履父老綾袍茶帛途中賜衛士緡錢所幸寺觀賜道釋茶帛或加紫衣師號吏民有以饔餼酒果方物獻者計值答之命官籍所過繫囚逋負者日引對多原釋仍採訪民間疾苦賑恤鰥寡孤獨車服度量權衡有不如法則舉儀制禁之有奇材異德及政事尤異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鄉里所稱者其不守廉隅昧于正理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疾苦者亦許録奏所過州府結綵爲樓陳音樂百戲道釋以威儀奉迎者悉有賜東京留守遣官表請還京優詔答之駕還京大陳兵衛以入凡行幸太祖太宗不常具數自咸平中車駕每出金吾將軍率上二百人執撾周繞謂之禁圍春夏緋衣秋冬紫衣郊祀省方並增二百服錦襖出京師則加執劍親王中書樞密宣徽行圍內餘官圍外大禮備儀衛則有司先布土爲黃道自宮至祀所左右設香臺畫旂青繩闌干巡省在途則不設凡巡省翰林進號傳詩付樞密院每夕摘字令衛士相應爲識東京舊城城門西京皇城司並勘內外城宮廟門並勘箭出入皆然入藩鎮外城子城門亦勘箭朝門定扈從官人數入柏城者僕射以上三人丞郎以上六人餘各一人東封定仗內導駕官從人數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四人學士尚書丞郎節度使三人大兩省大卿監三司副使樞密承旨客省閤門使副金吾大將軍押仗鳴珂內殿崇班以上二人餘各一人命諸司巡察之自後舉大禮皆循此制

太祖本紀建隆元年夏六月上如潞辛卯大赦減死罪

免附潞三十里今年租録陣歿將校子孫丁夫給復三年

開寶九年春三月丙子幸西京巳卯次鞏縣庚辰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辛巳至洛陽辛卯幸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夏四月丙午駕還辛亥上至自洛

文獻通考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平太原五年次大名皆如太祖勞軍之制

真宗咸平二年幸大名景德元年駐澶淵勞軍之禮如祖宗　四年正月幸西京朝諸侯命知雜御史王濟等籍所過父老及繫囚逋負官物人仍察民間疾苦每日引逋欠人及禁囚等對於行在多蠲免原釋父老賜茶帛綾袍其貢香藥名馬者召對撫慰賜之金帛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詔許羣臣請封禪令泰山路葺行宮不得侵民户田苗及人馬損踐苗稼有司言準禮巡狩有燔柴告至皇帝親行事即不載有司攝事之文車駕至泰山合行告至望令大尉以酒脯幣帛於泰山下壇告至奏可又詔給事中張秉等管勾所經州縣父老詣行在者送門引對賜以酒食州縣見禁囚具所犯以聞又詔以御史中丞王嗣宗攝御史大夫爲考制度使左正言制誥周起攝中丞爲副使所經州縣採訪民間不便事併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則者舉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史詢求論薦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重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爲録奏有司言澶州城門畢下不容大輦請徹門而出上

慮煩勞不許詔由城外而過他所皆然又詔扈從人宿頓所無得壞民舍什物樹木違者重寘其罪爲朝覲壇於奉高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其南兩陛設衛仗宮懸於壇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將校四方朝貢使舉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設褥文宣公位於文官三品之下隣州長史悉集上服衮御壽昌幄殿受朝賀大赦天下遂幸兗州賜從官待制以上宗室將軍辟寒丸紫花茸綿細窄袍三畢祀汾陰悉如東封之制八月有司言祠宇之旁難行觀禮望俟至河中府朝覲經度制置使陳堯叟等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詔如堯叟等語

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丁酉發京師甲辰至慈澗頓賜道傍耕民茶薑二月戊申賜扈駕諸軍緡錢壬子出潼關渡渭河癸丑次河中府丁巳次寶鼎縣辛酉幸開元寺作大寧宮大赦天下文武官並進秩四品以上迨事太祖太宗潛藩或嘗更邊任家無食祿者録其子孫建寶鼎縣爲慶成軍給西京分司官實奉三分之一令法官慎刑名有情法重者以聞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賜父老酒衣幣乙丑觀酺乙巳次華州幸雲臺觀庚午宴宜澤亭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束帛辛未次閿鄉縣召見道士柴元閭以無爲之要壬申宴虢州父老於湖城行宮三月甲戌次陝州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乙亥賜運船卒時服已卯次西京庚辰罷河北緣邊工役壬午幸上清宮甲申幸崇法院丁亥詔葬所經歷代帝王祠廟已丑御五鳳樓觀酺壬辰詔朝陵自西京至鞏縣不舉樂癸巳禁扈從

人踐田稼甲午發西京夏四月甲辰朔上至自汾陰
高宗本紀建炎元年秋七月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當
巡幸東南丙午詔定儀巡幸南陽九月壬辰以金人犯
河陽汜水軍詔擇日巡幸淮甸丁酉詔荆襄關陝江淮
皆備巡幸冬十月丁巳朔帝登舟幸淮甸庚午次泗州
幸普照寺乙卯次楚州寶應縣　三年春正月庚辰朔
帝在揚州二月壬子內侍鄭詢報金兵至帝被甲馳幸
鎮江府是日金兵過揚子橋癸丑游騎至瓜州王淵請
幸杭州是夕發鎮江次呂城鎮甲寅次常州丙辰次平
江府己未次秀州壬戌駐蹕杭州夏四月丁卯帝發杭
州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辛巳次鎮江府乙酉至江寧
府駐蹕神霄宮改府名建康六月甲戌移御行宮閏八
月壬寅帝發建康復還浙張俊辛企宗以其軍從甲辰
次鎮江府賜陳東家金冬十月癸未帝至杭州復如浙
東庚寅渡浙江壬辰帝至越州十一月丁卯下詔巡浙
西己巳帝發越州癸酉帝如明州十二月己丑帝乘樓
船次定海縣給行在諸軍雪寒錢癸巳帝次昌國縣庚
子移幸溫州

〔老學庵筆記〕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
留守則百司庶府為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
在某司其後大駕幸建康會稽而六宮往江西則亦
分為二曰行在某司曰行宮某司已而大駕幸建康六
宮留臨安則建康為行在臨安為行宮今東京阻隔
而臨安官司猶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復也　建炎
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蹕於杭有侍臣召對者既
對所陳劄子首曰恭維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

塘呂相顧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文獻通考紹興元年十一月詔以紹興駐蹕日久漕運艱梗兵軍薪水不便可移蹕臨安府二年正月車駕至臨安府駐蹕　七年二月車駕自平江進發次鎮江三月至建康府駐蹕　八年二月車駕自建康府進發至臨安府還宮　三十一年車駕自臨安府進發視師次臨平江鎮　三十二年正月車駕次建康府二月車駕自建康府回臨安

蕙田案宋自南渡以後播遷海澨但可謂之臨幸不得謂之巡狩但以一代典禮攸關姑采附焉亦春秋天王下狩河陽之意爾

右宋

遼史營衛志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春捺鉢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氷上鑿氷取魚氷泮乃縱雁鶩捕鵝雁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刺鵝錐一枚於濼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於上風望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鵝驚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五方擊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之鶻救鶻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舉樂更相酬酢致賀語皆插鵝毛於首以爲樂賜從

人酒遍散其毛弋獵結網釣春盡乃還夏捺鉢無常所
多在吐兒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興宗陵賞金
蓮乃幸子河避暑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饅頭
山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
吐兒山東北三百里懷州西山有清涼殿亦爲行幸避
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
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
月十旬乃去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
牙帳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常有虎據
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
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
布灤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
集而射之謂之舐鹻鹿又名呼鹿冬捺鉢曰廣平淀在

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
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
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南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
獵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
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芘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
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南有省方殿殿北約
二里曰壽寧殿皆木柱竹椽以氈爲蓋彩繪韜柱錦爲
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爲地障牕欄皆以氈爲
之傳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
省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
有長春帳衛以梗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
人祗直禁圍外卓槍爲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
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每歲四時周而復始

文昌雜録北國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脩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太祖本紀太祖三年春正月幸遼東

太宗本紀天顯三年夏四月戊寅東巡　四年夏六月己酉西巡已未選輕騎數千獵近山癸亥駐蹕涼陘秋七月庚辰觀市曲赦繫囚甲午祀太祖而東八月辛丑至自涼陘九月庚午如南京戊寅祠木葉山癸巳至南京冬十二月戊午至自南京　七年冬十二月丁巳西狩駐蹕平地松林

會同元年春二月戊戌幸遼河東三月壬戌將東幸三赶言農務方興請減輜重促還朝從之　三年春三月己巳如南京壬申次石嶺東寅詔扈從擾民者從軍律甲午幸薊州乙未晉及南唐各遣使來覲夏四月庚子至燕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六月壬寅駕發燕京癸丑次奉聖州

聖宗本紀統和元年秋八月戊子上西巡癸巳遂幸懷州九月辛酉幸祖州壬戌還上京　三年秋七月甲寅東幸丙寅駐蹕土河以暴漲命造船橋明日乘步輦出聽政八月丁丑次藁城庚辰至顯州辛巳幸乾州觀新宮辛丑西幸閏九月丙子行次海上戊戌駐蹕東古山　四年冬十一月乙卯幸南京戊午以南院大王留寧言復南院都民今年租賦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幸延芳淀庚申詔諸道觀農　十五年夏四月己酉幸南京已未如炭山清暑秋九月庚午幸饒州冬十一月丙戌

幸顯州十二月己酉駐蹕馳山
開泰四年十二月南巡海徼還幸顯州
太平五年秋九月駐蹕南京是歲燕民以年穀豐熟車駕臨幸爭以土物來獻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飲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

右遼

金史太宗本紀天會八年七月丁卯上如東京十月乙亥上至自東京　十年十月上如興中府十二月上至自興中府

熙宗本紀天眷元年二月壬戌上如爻剌春水乙丑幸天開殿　三年四月丁卯上如燕京九月戊申上至燕京己酉親享太祖廟
皇統二年二月丁卯上如天開殿三月辛丑還自天開殿　四年二月癸未上如東京丙申次百泊河春水五月辛亥朔次薰風殿九月乙酉上如東京壬子畋於沙河射虎獲之十月辛酉詔薰風殿二十里內及巡幸所過五里內並復一歲十二月甲午至東京　五年二月乙未次濟州春水三月戊辰次天開殿八月戊戌發天開殿九月庚申至自東京

程宋傳宋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上疏其略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冤獄或問民疾苦宣布德澤皆巡狩之名也國家肇興誠恐郡國新民棄本逐末習舊染之汚奢侈詐僞或有不明之獄濫之刑或力役無時四民失業今鑾輿省方將憲古行事臣願天心洞照委之長貳釐整風俗或置匭匣以申冤枉或遣使郡國問

民無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漢昭帝問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則和氣通天下丕平可坐而待也疏奏上嘉納之

八年二月乙卯上如天開殿四月庚戌至自天開殿

海陵本紀天德四年四月壬辰上自泰州如涼陘五月乙卯次臨潢府六月甲子朔駐綿山八月丙子次於鐸死九月甲午次中京

貞元元年二月庚申上自中京如燕京三月辛亥上至燕京初備法駕　二年三月丙戌幸大興府

正隆六年二月癸亥發中都丙寅次安肅州三月癸巳次河南府因出獵幸汝州温湯視行宮地自中都至河南所過麥皆爲空復禁扈從毋輒離次及遊賞飲酒犯者罪皆死而莫有從者四月丁卯次温湯誡扈從毋輒

過汝水上

世宗本紀大定元年十一月辛巳以如中都期日詔羣臣壬午詔中都都轉運使左淵曰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毋役一夫以擾百姓但謹圍禁嚴出入而已己丑如中都次小口使中都留守宗憲先往壬辰次梁魚務丙申次義州十二月乙卯次三河縣丙辰次通州丁巳至中都壬戌詔軍士自東京扈從至京師者復三年　四年正月丁酉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大雪詔扈從人舍民家者人日支錢一百與其主二月丁巳免安州今年賦役及保塞縣御城邊吳二村凡扈從人常止其家者亦復一年辛酉獵於高陽之北庚午還都　六年三月甲寅上如西京庚申次歸化州西京留守唐括德温上謁戊辰至西京五月戊申幸華嚴寺觀故遼諸帝銅

像詔主僧謹視之壬子詔雲中大同縣及警巡院給復一年壬戌詔將幸銀山諸扈從軍士賜錢五萬貫有敢損苗稼者並償之六月丙戌發自西京庚子獵於銀山七月辛酉次三义口八月辛未朔次涼陘庚辰獵於望雲之南山九月辛丑朔至自西京　七年九月庚寅次保州詔修起居注王大祈察訪所經過州縣官十月乙未朔上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會宴寢堂宇後皆避之此甚無謂可宣諭仍令舊居止戊申還都　八年五月乙丑上如涼陘七月己卯次三义口上諭點檢司曰沿路禾稼甚佳其扈從人少有踐踏則當汝罪八月乙酉至自涼陘　十二年五月癸酉上如百花川甲戌命賑山東東路胡剌溫猛安民饑丁丑次阻居久旱而雨戊寅覩稼禁扈從踐踏民田禁百官及承應人不得

服純黃油衣癸未諭宰臣曰朕每次舍凡秣馬之具皆假于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即令詢問但亡失民間什物並償其直乙酉詔給西北路人户口牛六月甲寅如金蓮川九月丙子至自金蓮川　十四年五月甲午如金蓮川八月丁巳次乳里吉日中白龍見御帳東小港中須臾乘雲雷而去九月丁亥還都　十八年正月壬戌如春水二月丙寅朔次管北丙子次華港己丑朕巡幸所至必令體訪官吏誠否向玉田知主簿石抹香乃能吏也可授本縣令五月丙午上如金蓮川八月乙巳至自金蓮川　二十年正月己巳如春水丙子幸石城縣行宮丁丑以玉田縣行宮之地徧林爲御林大淀灤爲長春淀二月丁未還都　二十二年三月甲

申諭户部今歲行幸山後所須並不得取之民間雖所
用人夫並以官錢和雇違者杖八十罷職四月甲子上
如金蓮川九月戊寅至自金蓮川　二十三年正月壬
午如春水詔夾道三十里內被役之民與免今年租稅
仍給傭直二月己巳還都　二十四年三月壬寅如上
京四月庚申次廣寧府丙寅次東京丁卯給復東京百
里內夏秋稅租一年在城隨闕年七十者補一官曲赦
百里內犯徒二年以下罪乙酉觀漁于混同江五月己
丑至上京居于光興宮戊寅宴于皇武殿上謂宗戚曰
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
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
日乃罷六月辛酉幸按出虎水臨漪亭壬戌閱馬于綠
野淀七月己未上謂宰臣曰天子巡狩當舉善罰惡凡

士民之孝弟嫻睦者舉而用之其不顧廉恥無行之人
則教戒之不悛者則加懲罰丙午獵于勃海淀八月乙
亥詔免上京今年市稅

續文獻通考時世宗將幸上京大理司直路伯達上
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爲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
事遠遊非慎重之道也書奏不報後薛王府掾梁襄
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
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殊候異中
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
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
踰險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車騎闐塞主客不分
牛馬風逸以難收臧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踩躪未易
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

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
染及衆人天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有大于
此者臣聞高城深池遂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
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無有高
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
暴雨餌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
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官周廬纔容數人一
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為用是失其
爪牙也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雖陛下
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為愈人君者不可恃
人無異謀要在處已無憂患之地耳燕都地處雄要
壯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皇俯視庭宇本地所生
人馬勇勁方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

宋幣燕益京都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
麗倉廩府庫之充實百官僚屬皆處其內非暴日之
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
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陛下舍此而他往倘有內隙
乘之臣甚懼焉議者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
夏捺鉢舊人喜談之以為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
耳臣謂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況遼之過舉哉且
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其所遊不過臨潢之
旁儀物殊簡輜重不多隔三五歲方一行非歲歲如
此也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舍燕而之山
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
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
隨駕生聚殆逾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歲

使百萬之人困于役傷于財陛下其忍之歟世宗納之遂爲罷行

肅宗本紀 明昌五年四月乙卯幸景明宮五月庚午次烏十撒八六月壬辰如冰井巳亥出獵登胡土白山酌酒再拜曹王永升以下進酒丙午曲赦西北路巳未如杳沙秋山七月戊辰獵于豁赤火一發貫雙鹿是日獲鹿二百二十二賜扈從官有差辛巳次魯温合失不是日上親射獲黃羊四百七十一乙酉次冰井丙戌以天壽節宴樞光殿凡從官及承應人遇覃恩遷秩者並受宣勅于殿前八月辛亥至自景明宮　六年正月壬辰如春水二月庚午至自春水九月辛卯如秋山十月丙辰至自秋山丁巳以歲幸春水秋山五日一進起居表自今可十日一進

承安五年正月丙申如春水辛丑諭檢點司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二月辛未至自春水

泰和二年五月壬戌諭有司曰金井捺鉢不過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涼廈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其藩籬不急之處用圍幕可也已巳勅御史臺京師拜廟及巡幸所過州縣止令灑掃不許以黃土覆道違者糾之

五年正月丁卯如光春宮春水乙亥詔有司自泰和三年郡縣三經行幸民嘗供億者賜今年租稅之半丁丑次霸州二月己亥如建春宮三月庚申還宮

宣宗本紀 貞祐二年四月乙卯尚書省奏巡幸南京詔從之壬午車駕發中都丙戌次定興禁有司扈從踩踐民田丁亥次安肅州癸巳次中山府勅扈從軍所踐禾稼計直酬之六月癸丑次內邱縣戊午次彰德曲赦其

境内庚午次鉅橋鎮壬戌次宜村秋七月車駕至南京

右金

元史世宗本紀中統元年冬十月戊午車駕駐昔光之地命給官錢雇在京豪驢運米萬石輸行在所十二月乙巳帝至自和林駐驆燕京近郊　二年春二月丙午車駕幸開平詔減免民間差發罷守隘諸軍秦蜀行省借民錢給軍以今年稅賦償之免平陽太原軍站戶重科租稅　四年春二月甲子車駕幸開平秋八月壬申車駕至自上都

至元元年春二月癸酉車駕幸上都詔諸路總管史權等二十三人赴上都大朝會弛邊城軍器之禁九月辛巳車駕至自上都　四年春二月車駕幸上都秋九月車駕至自上都

續文獻通考至元三十一年九月聖誕節帝駐蹕三部落受百官朝賀時監察御史崔敬疏言太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閭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失刺幹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祗行宗廟親祀之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爲職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廟之福也

元史成宗本紀元貞元年春二月丁酉車駕幸上都秋九月甲戌帝至自上都　二年春二月癸丑朔車駕幸柳林庚辰幸上都秋

九月癸未聖誕節駐蹕古柵受諸王百官賀乙亥車駕還大都

〔續文獻通考〕成宗時每歲或二月三月車駕幸上都至九月或十月還大都

〔武宗本紀〕至大元年春三月戊寅車駕幸上都秋九月乙亥車駕至自上都

〔仁宗本紀〕至大四年閏七月甲辰車駕將還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鷹坊馳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敕禁止之

〔英宗本紀〕至治元年春三月辛巳車駕幸上都秋八月車駕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帝曰兵以牛馬爲重民以稼穡爲本朕遲留蓋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穫一舉兩得何計乎寒九月丙子駐蹕昂兀嶺丁酉車駕還大都　二年春三月丁酉幸柳林夏四月戊戌朔車駕幸上都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六月丁卯朔車駕至五臺山禁扈從宿衛毋踐民禾秋七月車駕至應州

三年春三月壬辰朔車駕幸上都秋八月癸亥車駕南還駐蹕南坡

〔續文獻通考〕至治時每歲幸上都如仁宗

〔泰定帝本紀〕泰定元年夏四月甲子車駕幸上都秋八月車駕至大都　三年春二月甲辰車駕幸上都秋七月甲辰車駕發上都禁車騎踐民禾九月庚申車駕至大都　四年春二月壬午狩于漳州三月壬戌車駕幸上都秋閏九月車駕至大都

〔續文獻通考〕泰定時每歲幸上都如英宗

〔文宗本紀〕至順元年夏五月戊辰車駕發大都次大口

已巳次龍虎臺六月丙戌大駕至上都秋閏七月大駕將還勅上都兵馬司官二員率兵士由偏嶺至明安巡邏以防盜賊丁酉大駕發上都八月己未大駕至京師

續文獻通考至順元年樞密院臣言每歲大駕幸上都發各衛軍士千五百人扈從又發諸衛護軍萬五千人以駐山後蒙古軍三千人駐官山以守關梁乞如舊數調遣以俟來年從之三年夏五月庚寅大駕發大都時巡于上

元史順帝本紀元統二年夏四月車駕時巡上都秋九月辛卯車駕還自上都

至元元年夏五月戊子車駕時巡上都遣使者謁曲阜孔子廟致祭秋九月庚辰朔車駕駐扼胡嶺　二年夏四月戊戌車駕時巡上都秋九月戊辰車駕還自上都

三年夏四月己卯車駕時巡上都秋七月丙午車駕幸失剌甘耳朶丁未車駕幸龍岡灑馬乳以祭八月車駕至自上都

至正元年夏四月車駕時巡上都秋八月車駕至自上都

右元

明會典永樂六年改定巡狩儀注　一詔諸司及鎮守官知會　一禮部預行各處凡有重事并四夷來朝俱達行在所仍具本啟聞其餘事務奏啟俱達京師啟聞施行事有疑礙者在京合該衙門具奏取自上裁凡進拜表箋表文達行在所箋文達京師　一禮部預行經過所在軍民衙門俟車駕至官吏生員耆老朝見及預行壯京畿內文武衙門令掌印官俟車駕至朝見　一

祭祀車駕將發奏告天地社稷太廟孝陵祭大江旗纛
等神軷祭於承天門其經過處所滁州遣官祭滁陽王
泗州遣官祭祖陵鳳陽祭皇陵祭淮闕里遣官祭先師
孔子望祭泰山沿途古先聖賢忠臣烈士祠墳禮部預
期奏聞遣官致祭將至北京境上設壇祭北京山川等
神車駕至北京奏告天地祭告境内山川等神一扈
從在京馬步軍五萬人内馬軍一萬步軍四萬馬軍五
千步軍五千充駕前軍餘馬軍五千步軍三萬五千分
五軍率領每軍馬軍一千步軍七千以都指揮指揮千
百户管領錦衣衛仍選將軍五百人校尉二千五百人
力士二千人一待從五府都督各一員首領官一員
吏六人吏部堂上官一員文選等四司官五員辦事官
二十員歷事監生四十人人材五十人吏十人户部堂
上官一員北京等十二司官十三員辦事官十員吏二
十四人禮部堂上官二員儀制等四司官七員辦事官
十員吏十二人鑄印局官一員吏一人匠六人兵部堂
上官一員武選等四司官七員辦事官五員吏十五人
刑部堂上官一員浙江等十二司官十二員辦事官五
員吏十三人工部堂上官一員營繕等四司官十員辦
事官二十員吏十五人都察院堂上官一員浙江等十
二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員辦事官五員吏二十四人通
政司堂上官二員首領官一員吏六人大理寺堂上官
一員左右寺官六員吏十人太常寺堂上官二員首領
官一員吏二人贊禮郎四員協律郎一員司樂一員樂
舞生二十人厨子五十人光禄寺堂上官三員首領官
一員署官十七員辦事官六員吏三人厨子一千人鴻

臚寺堂上官四員首領官一員序班四十員鳴贊四員
及通曉夷語者斟酌帶去翰林院內閣官三員侍講修
撰典籍等官六員書制勅秀才八人及譯寫四夷文字
監生十三人尚寶司官二員吏科給事中三員禮科給事中三員中書舍人四員寫誥秀才
五人行人司行人十員太醫院堂上官二員生藥庫官
一員醫士摘選十分之二吏三人欽天監官三員天文
生十五人教坊司奉鑾韶舞司樂各一員俳長色長樂
工斟酌用之　一扈從文武官軍人等陸路文武官員
人等寫制誥秀才譯字監生祭用供應醫士天文生及
各厨役人等俱給馬騾驢匹官給外脚力驢給鈔六十
錠自備辦事官監生人才吏典及醫士厨役等非祭用
者人給脚力鈔二十錠隨伍官員將軍校尉力士旗軍
每二人給驢一匹如不敷亦給鈔六十錠自備水路俱
應付船隻遇陸路應付車輛　一緣途各站每站增馬
二十匹令附近衛所馬軍內差撥仍令附近有司備車
一百輛無車之處起夫五百人聽候　一經過處所支
給粮草扈從官員人等人日給行粮二升馬日給料四
升草一束驢料一升草一束　一車駕將發宴在京文
武羣臣賜扈從文武官員軍校人等鈔五十錠侯四十
錠伯三十錠一品二品二十錠三品四品十五錠五品
十二錠六品七品十錠八品九品八錠未入流及辦事
官將軍總小旗人鈔七錠監生秀才吏典人材醫士樂舞生軍校力士厨子工
匠人鈔五錠軍伴皂隸樂工人等人鈔四錠在外衛所
扈從及各處駐劄官軍依京衛官軍例給賞　一車駕

至北京宴文武羣臣耆老賜宮員人等及命婦鈔其嘗
守城命婦論次行賞　一恭遇萬壽聖節公侯駙馬伯
文武官四品以上近侍官及監察御史預宴五品以下
并辦事官監生秀才吏典軍民工匠人等依例賜鈔一
錠　一五軍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各鑄印信通
政司鴻臚寺鑄關防出入　一經過郡縣分遣廷臣考覈守令
賢否即加黜陟分令給事中監察御史存問高年賜幣
帛以憑關防出入　一經過鳳陽陵戶及親戚人賜鈔六錠耆老
帛酒肉　一經過鳳陽陵戶及親戚人賜鈔六錠耆老
迎見者人鈔三錠泗州陵戶親戚耆老迎見者賞如之
續文獻通考永樂六年八月丙戌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七年正月命學士胡廣諭德楊榮金幼孜修撰王英
等扈從二月上敬行命皇太子監國三月車駕至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
月癸亥朔冬至車駕巡近郊冬十月丙子車駕發京師
皇太孫從　十五年還京　十一年二月上巡幸北京
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宣德五年九月車駕巡近郊冬十月丙子車駕發京師
駐蹕王河諭成國公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
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
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蹕雷家
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
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
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自是亡
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
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

明王之世未嘗無灾異大抵國之存亡係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駐泥河壬辰車駕至京師 九年九月上將率師巡邊命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楊溥吳中等扈從癸未車駕發京師丁酉駐蹕洗馬嶺庚子

迴鑾

正德十二年八月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游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于上賜姓朱氏號曰外四家上在豹房同卧起狎近而彬寵尤盛屢導上出宮游戲近郊至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遠出關外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九月上幸大同獵陽和

明史世宗本紀 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卯幸承天辛酉次真定望于壯嶽丁卯次衛輝三月己巳渡河祭大河之神辛未次鈞州望于中嶽庚辰至承天戊子御龍虎殿受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二年免湖廣明年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夏四月壬子至自承天甲子幸大峪山丙寅還宮

明會典 嘉靖十八年南巡儀注 一先期上親奏告皇天于元極寶殿同日告聞皇祖太廟皇考睿宗廟遣官分告壯郊成祖列聖羣廟大社稷帝社稷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用祭服太常寺備脯醢酒果翰林院撰告文一輟祭於起承天門遣官祭旗纛之神用牲醴制帛三獻如常儀 一駕發出正陽中門后妃輦轎後隨錦衣衛設欽製武陳駕備輦輿儀仗等項扈行本衛選精壯旗校八千人內以六千人專管擡奉上座輿輦二千人專管擺執駕儀及一應正直巡綽傳宣等用選委千百

戶一百二十員分投管理各分撥班接替行太僕寺調
取寄養馬三千匹兌給各旗校更迭騎坐以錦衣衛指
揮充前驅使領千百户等官先往肅清道路簡命武職
重臣二員留守京城兵部尚書一員參贊機務各請勅
行事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督整飭宣大等處軍務一員
提督薊州山海關等處地方邊備文職重臣一員充行
邊使往遼東薊宣大雁門固原等九邊閱視兵備户部
齎銀隨去勞賞官軍各請勅行事兵部奏請皇城四門
京城九門大明門外兩邊守門文武大臣各一員坐邊
官侯伯二員增設守門官軍用科道官點閘京城内外
巡捕官軍行團營再選有馬官軍三千員名分爲兩班
酌派五城地方與同舊有官軍巡邊仍選委坐營官及
各提督把總等官晝夜巡捕安定德勝門各土城門外
及鄭村壩大黃莊居庸關白羊口六處地方該營揀選
有馬官軍每處一千員名分爲兩班輪流下營防守安
定德勝門土城各用東西官廳正總兵官一員其餘各
用參將一員統領下營紫荆倒馬二關保定撫鎮官揀
選精銳有馬官軍每關一千員名分爲兩班每月輪流
下營把守各委坐營官一員統領一兵部於團營東
西官廳御馬監勇士内揀扈駕官軍六千員名給兌馬
匹内執武陳駕儀一千人總兵官一員領之駕前後各
二千人參將二員領之駕左右各五百人翼駕左右
副參將領之及行文沿途撫鎮等官調撥兵馬屯駐扈
駕先期户部請勅命侍郎一員率屬官六員帶領太倉
銀三十餘萬兩前去沿途整理官軍糧料工部請勅差
郎中一員同内官監督理沿途橋道及行宮廂殿禮部

行南北直隸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凡有要緊重事俱達
行在所奏聞其餘事務俱達在京通政使司照常封進
各該衙門啟請皇太子令旨行其事有疑礙者各差人
赴行在所奏取旨各處拜進表箋除歲例等項赴在京
禮部照常類收啟請司禮監官捧進其特賀大禮不係
常典者原差人恭詣行在投進　一扈從官五府堂上
官各一員首領官各一員吏各一人吏部堂上官一員
文選等四司官各一員辦事官六員吏六人戶部堂上
官二員浙江等十三司官各一員辦事官二員吏十三
人禮部堂上官二員儀制等四司官共六員鑄印局官
一員辦事官六員儒士三人吏十二人鑄印匠四人兵
部堂上官一員武選等四司官共六員辦事官一員吏
六人刑部堂上官一員浙江等十三司官各一員辦事

官一員吏十三人工部堂上官二員營繕等四司官共
十員辦事官二員吏十人都察院堂上官二員浙江等
十三道監察御史各二員辦事官四員吏十三人通政
司堂上官二員首領官一員辦事官二員吏二人大理
寺堂上官一員左右寺官二員辦事官二員吏二人太
常寺堂上官六員首領官二員屬官十員吏一人執事
人役四十人厨役三十人光禄寺堂上官二員四署官
四員吏四人厨役二百人太僕寺堂上官一員首領官
一員吏一人鴻臚寺堂上官俱從司儀司實各一員鳴
贊四員序班十六員通事四員翰林院堂上并講讀等
官四員制勅誥勅二房官共二十員譯字官生四人吏
十人尚寶司官四員吏一人六科給事十二員吏六人
中書舍人一員吏一人行人司行人十員吏三人太醫

院堂上官五員御醫吏目八員聖濟殿醫士選帶三分之一吏二人欽天監堂上官一員博士等官八員天文生陰陽人共十人吏一人教坊司奉鑾韶舞司樂八員俳色長樂工二百人扈從文武內外官及各項人役合用夫馬驢騾車輛廩給口糧各項應付事宜兵部定擬奏請轉行在外有司一體應付內府印綬監收貯先年行在衙門印信關防禮部領出給付各扈從官使用尚寶司給領文武字樣牙牌一駕發留守大臣率在京文武衙門官員各俱吉服先期赴宣武門外彰義關候送駕過退扈從官分程先發在途免朝參候駕惟禮兵二部鴻臚寺太常寺科道糾儀官從行光祿寺隨路預辦御膳酒飯供具凡遇行宮進膳處所各該撫按守巡兵備等官選委精壯官軍披帶盔甲器械拱衛乘輿不

許諠譁錯亂違者聽錦衣衛即時具奏拏問其扈駕官軍户部給散行糧工部辦鍋竈不許分外索害有司及入民人舍混擾違者許被害等人赴撫按衙門告治仍行隨駕緝事官校訪拏重治各該軍衛有司不許分外科斂違者聽撫按官體訪指實參究重治各衙門跟隨吏書人等各照兵部原行關文於軍衛有司驛遞衙門應付不許分外多索其應付衙門亦要即時應付毋得遲悞違者俱赴所在官司告治經過駐劄地方原有商賈店舖開賣飯食等物照常市貿不許躲避亦不許從駕人員用强輕價勒買違者許被害人即時告治兵部咨行各該巡撫官預先出給榜文曉諭一經過處所真定望祭北嶽恒山之神用牛犢羊豕上具常服行禮如常儀五府九卿巡撫大臣吉服陪拜衛輝遣官祭濟

瀆之神用太牢鈞州望祭中嶽嵩山之神榮澤祭河神俱用太牢行禮如北嶽南陽遣官祭武當山之神用牲犢沿途古帝王聖賢忠臣烈士祠墓禮部查訪預期奏聞遣官致祭帝王用太牢次用少牢又次脯醢酒果凡祭翰林院撰祭文 一各處撫按并三司官俱於所屬境上候駕先赴行在鴻臚報名駕至行宮各具吉服朝見所過府衛州縣官吏生員耆老人等俱於三十里外候迎道旁跪叩頭駕過退駕至行宮鴻臚寺引見俱行五拜三叩頭禮 一各處近路王府許親王具常服預先出城候駕其餘宗室俱不許擅離府出迎 一親王迎接先期命文武大臣侍於途王於道傍拱立文武大臣下馬侍上左右禮部尚書跪奉某王某王某恭迎聖駕見內侍官引王至駕前跪行叩頭禮禮部尚書進立於上前候旨承旨訖起立傳旨示于隨至行宮上入少憩王具冕服欽定文武大臣於殿內左右侍從官於丹墀東西侍班候上陞座鴻臚寺官引王由殿左門入至拜位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上命賜宴內侍官引王於別次少候從官叩頭如常儀王宴畢遣大臣伴送回府駕還先以書止諸王勿煩出送 一上臨舊宮恭詣皇考睿宗獻皇帝謁告（儀見祠祭司）越四日行祭告皇天禮於龍飛殿丹陛奉皇考睿宗獻皇帝配是日上更皮弁服詣國社壇及山川壇行告祭禮次日恭謁顯陵（儀見祠祭司）次日從駕官上表賀遂頒詔前期一日鴻臚寺陳設表案詔案於龍飛殿中錦衣衛設隨駕朝儀及迎詔綵輿香亭於丹墀教坊司設中和韶樂百官各具朝服地方官吏師生者老人等俱隨班行禮是日早鳴鐘鼓上具冕服御後

殿執事官行禮畢上陞殿鳴鞭欽天監官唱時鴻臚寺贊入班贊四拜興平身唱宣表宣表官宣訖贊俯伏興四拜興贊須詔翰林院官捧詔授禮書禮書捧詔置雲盤內叩頭興由殿中門出置綵輿內錦衣衛官校舉輿教坊鼓樂前導百官趨出候於龍飛門外鴻臚寺贊入班行四拜禮贊跪宣讀詔畢贊俯伏興搢笏贊舞蹈山呼出笏贊四拜興平身禮畢禮部尚書捧詔出騰黃奏差行人等官須行天下一 聖駕回京上親奏謝皇天上帝於元極寶殿同日告謝皇祖太廟皇考睿宗廟如常儀文武官吏該陪祀者俱具祭服陪拜遣官分告北郊成祖列聖羣廟大社稷帝社稷朝日夕月天神地祇太歲旗纛都城隍等神承天門之神俱行禮如初 一 百官上表稱賀如常儀

右明

淮陰吳玉墀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休寧戴震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五十四

觀象授時

蕙田案堯命羲和舜察璣衡紀數之書觀象之器法斯大顯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蓋敬天授時固宗伯職也月會於辰而成月日紀於星而成歲馮相所掌即唐虞日月星辰之事明矣夫寅賓之類以測象日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即後世里差之法星鳥之類以測象星即後世歲差之

法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以測象月即後世歲實及置閏之法聖王
觀象授時皆隨時測驗以合大易取象于革
之義厥後春秋時置閏無法食或違朔兩紀
日南至先天者二三日梓慎裨竈史墨之徒
長於禨祥短於推步漢初猶踵前弊東漢末
迄隋唐漸有改更減斗分始於劉洪覺歲差
始於虞喜知日月之不平行始於張子信去
平朔用定朔始於李淳風僧一行大衍推往
古合朔上符仲康時季秋月朔辰弗集房之
文較諸家得之爲多元之授時成於郭守敬
許衡王恂革去術元日分不用惟恃制器測
景順天求合考正者七事創法者五事超軼
諸家明之大統襲用授時迄其末季推步漸
差交食無效時西法適來講求雖切終未施
行惟我
聖祖仁皇帝生知天縱達象緯之理探河洛之精定
法著書正百代之舊章貽萬世之成憲唐虞
典謨莫能尚也茲推本六經以著其原遞考
累代以窮其變會歸
本朝以集其成凡日月之纏離交食五星之遲疾
伏見恒星之行而漸差及受六曜之凌犯皆
有精算容合惟太陽之本輪均輪由大而漸
小黃赤二道距度由闊而漸狹斯則天行之
革當隨時測驗焉觀象者可以審所從事矣

易乾卦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疏萬物壯健皆有衰息唯天運動日過一度蓋

運轉混沒未曾休
息故云天行健

〔程子〕易傳乾道覆育之象甚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

〔朱子〕本義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非至健不能也

〔語類〕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為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李氏光地曰重乾之卦象天道之流行而不已也以形言之則日日而周以氣言之則歲歲而運以其命言之則於穆不已者是已傳取天行之顯為言則氣與命皆在其中矣

蕙田案自地而上皆天也地為至靜之體以居人物由是上之愈遠則旋轉愈速日月星辰乎天終古旋轉不已者天行至健使之然也昔人皆指恒星為天今西域言推步者以為恒星之上別有宗動天據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是恒星亦繫于天之象而不可專目之為天至健者乃天也日月星之行皆天行

至健使之旋轉不息似不必更別為之名矣

附論天體廣袤里數

〔淮南子〕天文訓天去地五億萬里

〔張衡〕靈憲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illegible]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句股懸天之高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

〔王充〕論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為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

〔後漢郡國志注〕帝王世紀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

〔晉書天文志〕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

高等

潁川陽城地也鄭元云凡目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為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以句股求弦法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十九

〔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三五歷紀天去地九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闊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脈周禮疏案考靈耀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杆此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与人一呼一吸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明史天文志〕日月五星各有一重天其天皆不與地同心故其距地有高卑之不同其最高最卑之數皆以地半徑準之太陽最高距地為地半徑者一千一百八十二最卑一千一百八十一萬九千一百一十九熒惑最高二千九百二十二最卑九千一百零二太陰最高五十八最卑五十二填星最高一萬九百八十五最卑二百辰星最高二千九百九十八最卑九千一百七十五歲星最高六千一百九十最卑五千故去地之里數則以地半徑一萬四千二百二十里通之

江氏永曰三角八線割圓之術因七政之行度以次其高下而各重之天去地之數可得即恒星以上無法可算者亦可想而知矣姑以太陽與土星兩重天言之西史第谷測太陽行度得其高卑之中處距地一千一百五十地半徑夫地半徑一萬四千一百三十餘里以一一五乘之則日去地有一千六百二十五萬七千五百餘里又地周九萬里亦以一一五乘之則日天之周一萬零三百五十萬里可謂大矣而猶未也火木土三星之天皆在日天之上而各星所行之歲輪皆與日天等大因其行歲輪一象限九十度視黃道上得幾何度因以測其本輪均輪次輪之半徑而知此星之天去地視日天得若干倍火星不及約半倍木星不及約五倍土星行歲輪九十度其視度五度半有奇其切線一萬零四百有奇夫輪之半徑十萬而五度半有奇之切線一萬零四百有奇則不止十之一其視日天之高十倍有奇矣又設土星行最高而當合伏其距地心一十一萬六千一百一十七有奇以太陽本天比例為十一倍又一三七三二四地半徑有一萬二千八百零八弱則土星最高而合伏距地蓋一萬八千零九十七萬餘里矣此以星行度實算得之非荒唐之比也土星之高已如此矣而恒星之天又在土星之上雖無歲輪可測算而以右旋之遲速約略計之日一歲而一周火星二年弱一周高于日天半倍弱木星十二年弱一周高于日天不及五倍土星二十九年半一周高于日天甚遠可知矣于日天不及五倍土星二十九年半一周高于日天不啻十倍恒星右旋二萬五千餘年一周則高于日天甚遠可知矣

唐書天文志吳中常侍王蕃考先儒所傳以戴日下萬五千里爲句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餘今測日晷距陽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則一度之廣皆三分減二南北極相去八萬里其徑五萬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蕃之術以蠡測海者也古人所以恃句股術謂其有證於近事顧未知目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術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

續文獻通考天度不可以里數論凡圖皆三百六十度在地面一度爲二百里在天則距地愈遠而其度愈闊月天最卑距地最近者爲地半徑五十倍有餘則一度已爲一萬餘里馬端臨考引帝王世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其亦不足據矣

蕙田案中庸之言天也曰及其無窮無窮之云盡之矣日月星辰天之垂象也有象可覩則有數可推列宿七曜之係乎天高下不同而昔人之言天者或遠或近專指日之天乎抑合日月星辰共繫一重天乎以今日實測校之古人固甚縣殊然昔之衆說紛然各有里步尺寸之數推至微芒則亦各有測驗折

算之法法有踈密是以不等總之無闕理要
存而勿論可也孟子有曰天之高也星辰之
遠也夫以至高至遠而一日一周則速甚於
流矢飛礮以今法計日之行一息之間七八
千里又不止如胡氏所云八十餘里也此非
所謂天行健乎唐書天文志獨持正論可以
爲前後之折衷云

觀承案天大無外原不可以道里計度數求
今所算者就日月星辰有形象處推測之耳
日月星辰皆天之文恒星固非天之體矣若
恒星之上無形無象渾然一天而已豈可復
以重數分乎新法過於求密又於其中分爲
宗動天與靜天爲二亦太鑿矣且聖人所以

觀象授時者無非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以爲
民生日用之常經耳其於視聽所不及者豈
肯妄爲論說以誣民哉唐志所論最爲明確
蓋出歐公之筆歐公持論每多正當不刊實
超出五行天官諸家之上也

右天行

〔屈子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朱子曰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
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
輭在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
轉得又愈緊矣

明史天文志楚詞言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天家言天
包地如卵裹黃則天有九重地爲渾圓古人已言之矣

西洋之說既不背於古而有驗於天故表出之其言九重天也曰最上爲宗動天無星辰每日帶各重天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曰列宿天次曰填星天次曰歲星天次曰熒惑天次曰太陽天次曰金星天次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陰天自恒星天以下八重天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東與蟻行磨上之喻相符

新法算書周天諸曜位置有高庳包函有內外去人有遠近第一最近爲太陰太陰能食日能掩他星他星不能掩太陰第二爲水星第三爲金星第四爲太陽第五爲火星第六爲木星第七爲土星第八爲恒星第九爲宗動天中世於恒星天上又增東西歲差一天南北歲差一天共爲十一重天 此歌白泥所定也近第谷以來不復用之恒星本天在七曜天之上者其一緯星能掩恒星恒星不能掩緯星其一緯星有地半徑之差各去地有遠近而差有多寡恒星無地半徑差以較緯星必爲極遠極高其視地球正爲一點也

梅氏文鼎疑問問傳言日月星辰繫焉而今謂七政各有一天何據曰屈子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則古有其語矣七政運行各一其法此其說不始西人也西人之說則謂日月五星各麗一天而有高下其天動故日月五星動非七政之自動也且既各麗一天則皆天也雖有高下而總一渾灝之體於中庸所謂繫焉者初無牴牾也然則何以知其有高下此亦古所有但言之未詳耳古今術家皆言月在太陽之下故月體能蔽日光而日爲之食是日高月下日遠

月近之證也又步日食者以交道表裏而論其食分隨地所見深淺各異考此方見食既者越數千里而僅虧其半古人立法謂之東西南北差是則日之下月之上相距甚遠之證也又月與五星皆能掩食恒星是恒星最在上而於地最遠也月又能掩食五星是月最在下而於地最近也五星又能互相掩是五星在恒星之下月之上而其所居又各有高下於地各有遠近也嚮使七政同在一規而無高下之距則相遇之時必相觸擊何以能相掩食而過乎是故居七政之上最近大圜最遠於地者為恒星恒星之下次為土星又次為木星次為火星次為太陽為金為水最近於地者為月以視差言之與人目遠者視差微近則視差大故恒星之視差最微以次漸增至月而差極大也以行度言之近大圜者為動天所掣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反遲故左旋之勢恒星最速以次漸遲至月而為最遲也右移之度恒星最遲以次漸速至月而反最速也是二者宛轉相求其數巧合高下之理可無復疑

輒漫應之曰日月氣也有形無質故無礙此則未明視差之理為智者千慮之失

蕙田案七政各有一天天動而七政隨之各有所行之道則各有一極故七曜左旋非七曜自旋其極順天左旋也至於迴環右轉極未嘗逆移其本天斜動則其道側溯而右也其遲速不等則因天有重數之故古人定為九重天自為天太虛無窮一也恒星二也鎮星三也歲星四也熒惑五也

太陽六也太白七也辰星八也太陰九也皆
成大圜而其行有法故曰圜則九重則法也
朱子謂外第九重轉得愈緊其理誠然惟在
外左旋勢緊故在內各天左轉之機漸近而
漸舒右轉之勢反漸疾皆重數使之然也
又案歐邏巴十二重天之說恒星七曜而外
曰東西歲差曰南北歲差曰宗動曰常靜歲
差二重步算家不用梅勿菴亦嘗疑其不足
據而信宗動常靜爲近理北極赤道繫之宗
動天者也雖去歲差二重而顯然可拍數猶
十重何以古人但言九天蓋太虛無窮十與
十二皆不足以盡之天數極於九恒星七曜
適有八重併其遠而無所至極者爲九乃至
健之天也至健運行以壯辰爲之樞紐以赤
道爲之中紘既動而不息亦靜而有常大易
所謂天行健魯論所謂居其所其動靜合一
之理乎

觀承案天一而已安得有許多重數然以恒
星七政各行一重天而爲八則并太虛天體
一重而爲九古語圜則九重自然穩確西法
乃於太虛天中分靜天與宗動爲二重又於
恒星天上分出東西差南北差爲二則有十
二重天矣歐邏巴之說豈非鑿空已甚乎今
能一一爲之折其中當爲術家不刊之定論
也

右天九重

易說卦傳乾爲天爲圜（疏天動運轉故爲圜也）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繫辭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注天尊地卑之義既列則涉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注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注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注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矣）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禮記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注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

大戴禮記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注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也）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曰方圓耳非形也）

素問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憑乎曰大氣舉之也

邵子觀物篇曰天何依曰依地地何附曰附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

朱子曰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權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

周髀算經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

有日光春秋分者晝夜等春分至秋分日內近極故日光照及也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秋分至春分日外遠極故日光照不及也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發猶往也斂猶還也故日運行處極壯壯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壯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然其陰陽所終冬至所極皆若一也天象蓋笠地法覆槃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法在上故準蓋在下故擬槃象法義同蓋槃形等五文異器以別尊卑仰象俯法名號殊矣

梅氏文鼎曰周髀算經雖未明言地圓而其理其算已具其中矣試畧舉之周髀言壯極之下以春分至秋分為晝秋分至春分為夜蓋惟地體渾圓故近赤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壯極則晝夜長短之差漸大推而至壯極之下遂能以半年為晝半年為夜矣

若地為平面則南壯晝夜皆同安得有長短之差隨壯極高下而異乎一也周髀又言日行極壯壯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行極南南方日中壯方夜半日行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日行極東與天體相似太陽隨天左旋繞地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照而為日中正午其對衝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而即為夜半子時矣假令地為平面東西一望皆平則日一出地而萬國皆曉日一入地而八表同昏安得有時刻先後之差而且有此方日中彼為夜半者乎二也周髀又言壯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氷物有朝耕暮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蓋惟與天同為渾圓故易地殊觀而寒暑迥別壯極下地即以

壯極爲天頂而太陽周轉近於地平陽光希微不能解凍萬物不生矣其左右猶能生物而以春分至秋分爲晝故朝耕而暮穫也若中衡左右在赤道下以赤道爲天頂春分時日在赤道其出正卯入正酉並同赤道正午時日在天頂其熱如火即其方之夏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壯至夏至而極其出入並在正卯酉之壯二十三度半有奇正午時亦離天頂壯二十三度半有奇其熱稍減而凉氣以生爲此方之秋冬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道出入正卯酉而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甚亦如之則又爲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南直至冬至又離赤道南二十三度半有奇而出入在正卯酉南正午亦離天頂南並二十三度半有奇氣候復得稍

凉又爲秋冬是故冬有不死之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又其方日軌每日左旋之圈度並與赤道平行而終歲晝夜皆平上條言地近赤道而晝夜之差漸平以此故也赤道既在天頂則壯極南極俱在地平可見然但言北極不言南極者中土九州在赤道壯聖人觀象祇據所見之壯極出地而精其測算即南極可以類推然又言北極下地高旁陀四隤而下即地圓之大致可見非不知地之圓也即如日月交餘常在朔望則日食時日月同度爲月所掩亦易知之事而春秋小雅但云日有食之古聖人祇舉其可見者爲言皆如是也

孛氏光地曰天圓地方之說蓋以動靜體性言之實則形氣渾淪相周古人卯中裹黃之喻是已術家又

以地平爲說亦即目所察天在地之上下隱顯各半而名之爾夫至順極厚非方非平高下相循渾淪旁薄者地之本體然也其南北兩端以去日遠近爲寒暑之差東西以見日早晚爲晝夜之度東之夜乃西之晝南之暑乃北之寒也如是則東西南北安有一定之中南北或以極爲中或以赤道爲中者亦天之中非地之中也此理周髀言之至悉而漢氏以下莫有知者近新天文家侈爲獨得痛詆前說幾數萬言惜乎無以髀蓋之術告之者

觀承案西法之與古合不獨一二端也凡今西人所詫爲獨得者昔之聖人固知之而有宋大儒亦已明言之矣如以地爲渾體南北東西隨處改移者即程子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之謂也又云日月五星各行一重天即朱子天運行有許多重數之謂也其云宗動天行有常度故恒星東移而爲歲差之根則朱子要當先論太虛天行之論已該之矣其曰日月五星各有一輪亦即朱子大輪小輪有急有慢之謂也又曰月與五星有本輪又有次輪本輪以從天次輪以法日即邵子星法月月日法日日法天星月法天又法日之謂也又如九執四回等書以整數三百六十度紀周天之行而不用奇零其實邵子元會運世之法已然蓋本之大易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而定爲整數非預襲乎西法也又曰金水與日同天而其兩輪包日是即張

子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之謂也是知儒者之學原無所不包蓋理明則象數自該特膚學或未之思耳

續文獻通考地圓之說以古八寸之尺而言南行二百五十里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而北極高一度若以今十寸之尺而論則二百里而差一度地全周三百六十度爲七萬二千里全徑爲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又十分里之三半徑爲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九里又二十分里之三以圓三徑一約畧計之則地之全徑爲二萬四千里半徑爲一萬二千里也又東西亦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乃以赤道下地之大徑而言若赤道南北則其度漸狹至南北極之下則三百六十度止一轉矣而已

李氏光地曰里差之說具于周髀而其學不傳已數千載郭太史分方測候二十七處其於里差詳焉新法以地爲圓體南北東西隨處轉移故南北則望極有高下東西則見日有早莫望極有高下而節氣之寒暑因之矣見日有早莫而節氣之先後因之矣推之四海而外四方上下可以按度而得其算揆象而周髀其變其說與周髀合

梅氏文鼎曰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南星多見一度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而南星少見一度若地非正圓何以能然至於水之爲物其性就下四面皆天則地居中央爲最下水以海爲壑而海以地爲根水之附地又何疑焉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事徵之江

南北極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戴之天頂即差二度（江南天頂去北極五十八度浙江天頂去北極六十度）各以所居之方爲正則遥看異地皆成斜立又況京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京師以去北極五十度之星爲天頂瓊海以去北極七十度之星爲天頂）若自京師而觀瓊海其人立處皆當傾跌（瓊海望京師亦復相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地初無欹側不憂環立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北遊而至戴極之下亦若是已矣

觀承案西法實多創論爲舊法所未及然有言之太過處夫謂地體渾圓各以戴天爲天履地爲地但就地之南北東西論其高下殊觀之勢則可耳至謂四方上下各有國土人居而連上下言之則荒誕之說也据其法亦有北極之下不生草木之云可知不生草木即不能有國土人居矣

江氏永曰地爲圓形周圍九萬里南北則以二極之低昂而知之（南北行二百五十里極高下差一度）東西則以月食之蚤晚而知之（地赤道經東西相距七千五百里則月食先後差一時）此惟善測者能信地之綿亘甚廣其圓也以漸人雖繞地行一周恒以足履地首戴天必無倒立之時水之附地而繞亦猶是也今試汎舟於江湖登舟之高處望之水之來不見其端水之去不見其尾但覺微有灣環之形惟舟所到即是高處此何也人目能望數十里此數十里即以漸而圓故也而地圓之最可見者如月食於地景月之虧必作灣形由地景圓故也使地不圓何以有此圓景乎易大傳曰坤至靜而德方中庸曰振河海而不洩

皆地圓之證也方言其德則形體非方可知矣水附於地而流地振之而不洩則地面四周有水非是水載可知矣

蕙田案西域本法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年而閏一月即漢時四分術法周髀之經歲是也其言地圓亦皆周髀之緒餘則其術之本于中法明矣

右天地之體

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包曰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朱子集注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語類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雖動不覺　又曰未嘗不動而動于其所故注謂之不動

邵子曰天之無星處皆辰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

蕙田案北極天之至中謂之辰者無星而有其位也北極正相對為南極二極之中紘古今皆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四周皆平等日月星八重之天循黄道而行各有所行之道南北不定惟赤道為一定之界七曜各有一道則各有一極其極皆動移而惟北極不動赤道云者赤猶空也空設此道以判南北七政

不附麗而行也北辰今謂之赤極言其爲赤道之極云耳俗言赤手赤貧皆取空義

隋書天文志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

宋史天文志沈括議曰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暅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

蕙田案極星離北辰遠近自祖暅始考之祖氏測離一度有餘者梅氏文鼎以爲真度恐未及一度宋沈氏測離三度有餘者梅氏以爲在二度左右皆言其所用儀器測有未確元志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若夫極星所以動移由於恒星差言歲差者所當知也

晉書天文志劉洪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

李氏光地曰上規下規之中相去一百餘度其最中爲天之紘帶紘之內外三十度許爲日月五星之行謂之中規

戴氏震曰上下規隨地不同南行二百餘里北極差低一度其上下規周圍各減小一度北行二百餘里北極差高一度其上下規周圍增大一度凡增減一

度於徑為二度唐以後測北極始詳
地體渾圜與天相應此其明徵也

右北極

周髀算經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極中不動璿璣也言北極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遊所極游在樞北之所至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游在樞南之所至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游在樞西之所至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游在樞東之所至此北極璿璣四游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

戴氏震曰今人所謂赤極者即魯論之北辰周髀之北極樞也今所謂黃極者黃道之極即周髀之北極璿璣也處書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極之名或言古人不知有黃極非也黃極赤極古通曰北極而已此云北極南游則專指黃極為北極而赤極乃謂之正北極黃極每晝夜環繞赤極一周而又過一度冬至夜半黃極在赤極下正北之位是為北游所極卯時在赤極左正東之位是為東游所極午時在赤極上正南之位是為南游所極酉時在赤極右正西之位是為西游所極此一日之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又錯舉冬至卯酉則每日皆可知矣日月星隨天左旋實由於黃極環繞赤極為左旋之根周髀數言其處蓋之義疏乎璿璣玉衡之制可因是而推求矣

蔥田案古人十二月建當因黃極之一歲而周四游定名試以赤極為中子午卯酉正嚮順布均分十有二宮冬至夜半黃極在正北子位是為建子每晝夜一周又過一度古度法小寒則過丑宮大寒正當丑位是為建丑立春過寅宮雨水正當寅位是為建寅驚蟄過卯宮春分當正東卯位是為建卯清明過辰宮穀雨正當辰位是為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正當巳位是為建巳芒種過午宮夏至當正南午位是為建午小暑過未宮大暑正當未位是為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正當申位是為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當正西酉位是為建酉寒露過戌宮霜降正當戌位是為建戌

立冬過亥宮小雪正當亥位是爲建亥大雪
過子宮冬至復於建子如此終古不變非若
斗杓所指隨歲差改移也

正極之所游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
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顛首希仰致至也識之者所望大星表首及繩至地參相
直而識之也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致
地而識其端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以繩至地所謂兩端相直為東西之正也中折之
以指表正南北所識兩端之中與表為南北之正也加此時者皆以漏撰度之
撰亦度也

冬至日加卯酉者北極之正東西日不見矣以漏度之者一日一夜百刻從半夜至日中從日中至夜半無冬夏常各五十刻中分之得二十五刻極加卯酉之時

戴氏震曰正極之所游者正猶定也準也近冬至前後卯酉兩星故於是時希望以定東西南北四嚮既準即識黃道之四游所極也其距赤極之度恒如黃道距赤道二十三度奇步算家所謂黃赤距緯者是

宋書天文志吳太常姚信造渾天論曰嘗覽漢書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欲以推日之長短信以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雖有遠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說以為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斗去人遠日去人近極之起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

蕙田案漢書所謂去極遠近者其極赤極也

姚信所謂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而有時低有時起者其極黃極也冬至夜半黃極正值子位在赤極下是為極低日去黃極四分天周之一去赤極又加二十三度奇是以日行近南夏至夜半黃極正值午位在赤極上是為極起日去黃極四分天周之一去赤極則減二十三度奇是以日行近北辰常不動者也黃極每晝夜環繞赤極而又過一度則隨四時而遞改故冬夏至之夜半或低或起不同日近北則行地中淺近南

則行地中深此中土地勢然耳若赤道之下
四時之晝夜皆平蓋南北地勢晝夜不同寒
暑亦異繫乎赤道之南北二極者也姚信所
天論偶然得解未深究赤極黃極之分及赤
道黃道運旋之所以然當時緊以好奇目之
是以黃道之南北兩極周匝而外鮮有能推
明者矣姑附其說論之

江氏永曰太陽若宗北極則恒行赤道無寒暑進退
何以能生萬物有北極赤道又有黃極黃道所以能
成變化也蓋北極體也黃極用也北極爲心黃極繞
之而成圈則又未嘗不宗北極也

右黃極

李氏光地曰西法有赤極又有黃極愚嘗妄意不獨
黃有極耳自恒星以至月天皆有極也蓋樞紐長繫
者惟宗動爲然觀極星之離樞漸遠則恒星又有極
可知矣日月五星則其明著者也

江氏永曰七政各行一道即各有所宗之極北極爲
心黃極環繞而成一圈月與五星之極皆以黃極爲
心各環之而成小圈水星圈最大月次之金次之土
次之火次之木次之皆載於黃極圈之上各有條理

小圈自內而外由近而遠木火土金水似順五行相生之序月亦水類在金水之間

觀承案九重天內五星惟鎮星最在上則從
上數下當爲土木火金水今依江氏此說又
似鎮星在火下故爲木火土金水而順五行
相生之序然則重數之次序原無一定可意
爲之矣其然乎

後漢書志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紀成日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璇衡追日以察發斂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

右月五星恒星之極

戴氏震曰日違天而東者寒暑發斂之所以然恒星亦有東移之度但所差甚微幾於不覺乃歲差之所以然漢人未知歲差故云星從天而西耳若考其實理則觀於晝夜日月星皆違天而東宗黃極也觀於發斂出入日月星皆從天而西宗北極也觀於

惠田案日月五星皆違天而東宗黃極也

又案以上論日月星右旋漢以後算家並同

宋書天文志夏紀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最遲故日與列星昏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遲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以此明月行之遲於日而皆西行也

蕙田案列宿日月西移者晝夜之象也以晝夜言日行速於月宋儒日月星並左旋之說同此

劉向五紀論洪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疾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側遲不敢進也星辰亦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紀皆違之迹其意好異者之作也

唐書大衍術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餘也昔人考天事多不知定朔假餘在二日而常朔之晨月見東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夕月見西方理數然也而或以為朏朒變行或以為算術疎闊遇常朔朝見則增朔餘夕見則減朔餘此數法所以屢遷也春秋日食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正明為是乃與劉焯皆議定朔為有司所抑不得行傳仁均始為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不西朏梅氏文鼎曰月之行有遲疾日之行有盈縮皆有一定之數故可以小輪為法也而古惟平度於是占家曰晦而月見東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舒朔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蹙

東方謂之仄慝仄則侯王其蹙

戴氏震曰案夏紀云月生三日見西方即禮記所謂三日而成魄揚雄所謂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是也本不指晦為言夏紀云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即揚雄所謂既望則終魄于東是也亦非指晦至若朏與側匿逆行之說則由不知日月五星有高下迴環之行以生遲疾留逆而誤以為平行占家之妄也劉向所舉三事皆失理其致辨夏紀者又非夏紀本意

張子正蒙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朱子語類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

蕙田案步算家據列宿以考七政行度故指列宿為天夏紀但言列宿不曰天最分明蓋

一晝夜一周天而常過一度者列宿也天至
健不可以周計列宿七曜因天旋轉猶舟浮
於水順流而下舟行各有遲疾皆可里計水
流之遲疾則無從里計者也月行不及十三
度奇者不及列宿也若論太虛中從起處起
而復于其處則一晝夜僅差十二度奇爲不
及天周至列宿西移而過滿一歲之日所進
過之度幾及一周而微差此云所進過之度
恰周得本數者約舉成數而言未計歲差故
也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皆如此
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
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
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
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是右轉曰然
又曰天道左旋日日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
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
蕙田案朱子此條別天與列宿五星不使混
同然則謂天左旋一周而過一度者特仍步
算家之舊耳
蔡氏沈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
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
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明史天文志帝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自起兵以來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數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蕙田案蔡氏說本之張子朱子明太祖以爲非在今日則左旋爲儒者之說右旋爲數家之說夫日月五星附麗於天何至與天行相反故以爲順天左旋況晝夜見之左旋不已也此儒者所守之理及執策推數立表驗晷日有發斂月五星有內外出入不同一道不宗一極逆溯者乃其實象初非以進爲退取便積算也故斷然以爲右旋此數家所守之實今以黃極環繞明左旋之理以黃道側遡明右旋之實二說並行而不悖矣附此兩條以備參考

梅氏文鼎疑問問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中西兩家所同也自橫渠張子有俱左旋之說而朱子蔡氏因之近者臨川揭氏建寧游氏又以槽丸盆水譬之此孰是而孰非曰皆是也七曜右旋自是實測而所以戍此右旋之度則因其左旋而有動移耳何以言之七曜在天每日皆有相差之度積成周天中西新舊之法莫不皆然夫此相差之度實自西而東故可以名之右旋然七曜每日皆東升西降故又可以名之左旋西法謂七曜皆有東西兩動而並出於一時益以此也夫既云動矣動必有所向而一時兩動其勢不能古人所以有蟻行磨上之喻而近代諸家又有人行舟中之比也（七曜如人天如舟舟揚帆而西人在舟中向舟尾而東行岸上望之則見人與舟並西行矣）又天之東移於天自是黃道兩道相差南北四十七度曜之東移於天自是赤道七（自短規至長規合之得此數）雖欲爲槽丸盆水之喻而平面之行與斜

轉之勢終成疑義安可以遽廢右旋之實測而從左轉之虛理哉然吾終謂朱子之言不易者則以天有重數耳曰天有重數何以能斷其爲左旋曰天雖有層次以居七曜而合之總一渾體故同爲西行也同爲西行矣而仍有層次以生微差層次之高下各殊則所差之多寡亦異故七曜各有東移之率也然使七曜所差只在東西順逆遲速之間則槽九盆水之譬亦已足矣無如七曜東移皆循黃道而不由赤道則其與動天異行者不徒有東西之相違而且有南北之異向以此推知七曜在各重之天皆有定所而其各天又皆順黃道之勢以黃道爲其腰圍中廣而與赤道爲斜交非僅如九之在槽沙之在水皆與其器平行而但生退逆也 九在槽與其盤爲平面沙在水與其器爲平面故九與盤同運而生退逆水與沙並

旋而生退逆其順逆兩象俱在一平面 蓋惟其天有重數故能動移惟其天之動移皆順黃道斯七曜東移皆在黃道矣是故左旋之理得重數之說而益明曰謂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何也曰天既有重數矣而惟恒星天最近動天故西行最速幾與動天相若 六七十年始東移一度 自土星以內其動漸殺以及於地球是爲不動之處則是制動之權全在動天而恒星以內皆隨行也使非動天西行則且無動無動即無差又何以成此右旋之算哉其勢如陶家之有鈞盤運其邊則全盤皆轉又如運重者之用飛輪其運動也亦以邊制中假令有小盤小輪附於大鈞盤大飛輪之上而別爲之樞則雖同爲左旋而因其制動者在大輪其小者附而隨行必相差而成動移以生逆度又因其樞之不同也雖有動移必

與本樞相應而成斜轉之象焉此之斜轉亦在平面非正喻其平斜但聊以明制動之勢夫其退逆而右也因其兩輪相疊其退轉而斜行也囚於各有本樞而其所以能退逆而斜轉者則以其隨大輪之行而生此動移也若使大者停而不行則小者之逆行亦止而斜轉之勢亦不可見矣朱子既因舊說釋詩又極取張子左旋之說蓋右旋者已然之故而左旋者則所以然之理也西人知此則不必言一時兩動矣故揭氏以丸喻七曜只可施於平面而朱子以輪載日月之喻兼可施諸黃赤與西說之言層次者實相通貫理至者數不能違此心此理之同洵不以東海西海而異也

問天有重數則在外者周徑大而其度亦大故土木之行遲在內者周徑小而其度亦小故金水月之行速七政之行勢畧同特其度有大小而分遲速耳以是爲右旋之微不亦可乎曰此必七政另爲一物以行於本天之上故可以度之大小爲遲速也今七政既與天同體而非另爲一物則七政之東升西沒即其本天之東升西沒也且使各天之行各自爲政則其性豈無緩急而自外至內舒亟之次如是其有等乎蓋惟七政之天雖有重數而總爲一天制動之權全在動天故近動天者不得不速近地而遠動天者不得不遲固自然之理勢也曰若是則周徑大小可勿論矣曰在外者爲動天所掣而西行速故其東移之差數遲又以其周徑大而分度闊則其差又遲是故恒星六七十年而始差一度近動天也然以周徑之大小准之此所差之一度以視月天將以周計矣

在內者遠於動天而西行遲故其東移之差速又以其周徑小而分度狹則其差又速是故月天一日東移十三四度者近地而遠動天也然以周徑計之此所差之十三四度以視日天尚不能成一度矣然則周徑之大小但可兼論以考其差而非所以遲速之原也左旋之說可以無疑

戴氏震曰紫天左旋漢以來步算家之通說也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宋儒張子朱子之創論也稽之於古夏歷已有列宿日月皆西移之言求之於今又得梅氏及覆申明其義然執是以告步算家知其必不從試就赤道黃道論之赤道正而黃道斜絡之者也赤極不動而黃極每晝夜環繞赤極一周日在黃道上因之一附此之謂順天左旋也宗赤極而不宗黃極黃極者黃道之樞樞既乘動機左旋于中其道則成迴環之勢右轉於外假使黃道每晝夜斜行而左旋黃極居其所不動則日出沒非東西正位而列宿皆旋繞黃極矣何以東陞西沒必正相對也列宿皆環繞赤極不繞黃極既左旋日在黃道上又自為左旋兩可言日曜黃道為左旋明矣又假使黃極不繞赤極而不宗黃極黃道之樞樞既乘者俱左勢必愈速則黃極不及繞一周日所到已成晝夜恒星既宗黃極何以能過之假使恒星亦自左旋隔速于日則是黃極不及繞一周者列宿皆不及一天周又自為轉而竟過之不幾恒星距赤極一晝夜即覺其大差乎以是言之黃極晝夜左旋日曜黃道未嘗自為左旋明矣日曜黃道不自為左旋而假使日竟不動則日終古止於其處無有發斂何以成寒暑往來以是言之日曜黃道必有動移而其動移也既不左旋則必移而右轉明矣惟日曜黃道有迴環右轉之勢則一左一右其勢少遲日一周而成晝夜黃極環繞一周而又過一度列宿皆左旋過日一度恒星循黃道迴環右轉者甚微故其距赤極每晝夜不覺差移也或曰列宿七曜既順天左旋矣又迴環右轉豈一時兩動之謂乎曰非也左旋者諸曜未嘗動也隨黃極環繞而似左耳右轉者黃極未移也諸曜在其中紘側湖而右耳其左旋也赤極居中赤道正而黃道斜黃極與日月星皆環繞之其右旋也黃極居中黃道正而月五星之天斜絡之日每歲一周而恒星每歲亦有分秒之推移蓋左旋者天道本然而右旋者動機迴環之勢也朱子喻以兩輪梅氏推及不同樞準者猶疑於其言似日月星在天徒隨天左旋而有遲速無復右旋之實與實測不合愚則以樞左旋甚速明東升西降之本以輪在外稍成迴環之勢明右旋之因然後左旋右旋皆實有測驗不敢為空談以斷乎此

蕙田案天體左旋運行不息乾象傳提揭最明益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動而生陽合下便是乾體故其性純陽而至健自東而西西而復東旋轉如輪晝夜不舍其所以必自東而西者易說卦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

言乎艮東南陽方西北陰方自陽處動起蓋其性然也後之人因名曰左旋左右者本因人身之手而得名南北東西隨其所向反復出入更迭互用原無定體此所以名曰左者萬物負陰而抱陽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之運行恰自左而右故曰左旋凡日月五星悉隨而轉故離象傳曰日月麗乎天中庸謂日月星辰繫焉繫也麗也明與天爲體而無異理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順逆之理也至若日月五星別有右轉之度恒星有東移之差推原厥故實由日月星不循赤道而循黃道有高下遠近疾遲之異不能不迴環逆溯各自爲勢者西法謂日月五星各有天而行皆有輪雖望之麗天而實循輪而行其理如珠逐盤旋漩隨水去雖急轉長逝而復自作迴環之勢此日月五星所以盈縮遲疾雖左旋而有右轉之象也

又案以上論日月星隨天左旋右左旋右旋

淮陰吳玉搢校字